日知錄集釋

日知錄集釋卷十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治地

古先王之治地也無棄地而亦不盡地田間之涂九軌有餘道矣遺山澤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餘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難壞年計不足而世計有餘後之人一以急迫之心爲之商鞅決裂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蕩然宋政和以後圍湖占江而東南之水利亦塞原注宋史劉韐傳鑑湖爲民陵耕官田收其租歲二萬斛政和間涸以爲田衍至六倍文獻通考圩田湖田多起於政和以來其在浙間者隸應奉局其在江東者蔡京秦檜相繼得之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墾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爲水也於是十年之中荒恆六七而較其所得反不及於前人子曰

無欲速無見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則必自此二言始矣

斗斛丈尺

古帝王之於權量其於天下則五歲巡狩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禮記月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也（原注洪武初命三日一次較勘斛斗稱尺）故關石和鈞大禹以之興夏謹權量審法度而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鄉異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爲一斗者一鬨之市兩斗並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者有以三百六十步爲畝者有以七百二十步爲畝者（原注大名府志有以一千二百步爲一畝者）其步弓有以五尺爲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爲步此之謂工不信度者也（趙氏曰晉書摯虞論樂謂

今尺長于古尺幾及半寸樂府用之故律呂不合將作大匠陳勰掘得古尺尺尚書奏今尺長于古尺宜以古爲正是晉時尺度已長于古古亦尚不至三寸程大昌演繁露謂唐尺一尺比六朝一尺二寸沈存中筆談謂古尺二寸五分當今一寸八分周祈名義考謂一周尺才得今六寸六分史謂宋司馬備刻布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鄭瓊山謂周尺比今鈔尺六寸四分王宋謂明鈔尺與今裁尺相近夫法不一則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權量而正經界其先務矣後漢書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簡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而隋書趙煚爲冀州刺史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令頒之天下以爲常法儻亦可行於今日者乎

地畝大小

以近郭爲上地遠之爲中地下地蓋自金元之末城邑丘

墟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冊田也後墾者遠郊遠郊繼代之新科也故重輕殊也

廣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由國初有奉旨開墾永不起科者有因洿下鹻薄而無糧者今一概量出作數是以元額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畝數增多取駭於上而貽害於民乃以大畝該小畝取合元額之數自是上行造報則用大地以投黃冊下行徵派則用小畝以取均平是以各縣大地有以小地一畝八分折一畝遞增之至八畝以上折一畝旣因其地之高下而爲之差等又皆合一縣之丈地投一縣之元額以數一縣之糧科而賦役由之以出此後人

一時之權宜爾考之他郡如河南八府而懷慶地獨小糧獨重開封三十四州縣而杞地獨小糧獨重蓋由元末未甚殘破故獨重於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給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詳原注解縉大庖西封事言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是則洪武之時即已如此而中原之地彌望荊榛亦無從按畝而圖之也唐時陸贄有言創制之始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致敝之端古今一轍而井地不均賦稅不平固三百年於此矣故東昌府志言三州十五縣步尺參差大小畝規畫不一人得以意長短廣狹其間而大名府志謂田賦必均而後可久除

沙芽之地別籍外請檄諸州縣長吏畫一而度之以鈔準尺以尺準步以步準畝以畝準賦倣江南魚鱗冊式而編次之舊所籍不齊之額悉罷去而括其見存者均攤於諸州縣之間一切糧稅馬草驛傳均徭里甲之類率例視之以差數百里之間風土人烟同條共貫矣則知均丈之議前人已嘗著之而今可通於天下者也閻氏曰江都之田一萬七千餘頃額徵銀五萬餘兩高郵田二萬五千餘頃額徵銀四萬一千餘兩泰州田九千餘頃額徵銀四萬四千餘兩非泰州之田僅高郵三分之一賦重於高郵三倍也蓋泰州大地而高郵小地也又如與化田二萬四千餘頃額徵銀二萬八千餘兩寶應田二千餘頃額徵銀二萬餘兩非寶應僅與化十分之一賦重十倍也蓋寶應大地而與化小地也小地則一畝爲一畝而賦輕大地則數畝折一畝而賦重賦役全書內皆未經注明也錢糧款項不可不綜而田畝大小尤不可不明

宋史言宋時田制不立甽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冒僞未嘗考按（原注王洙傳洙言天下田稅不均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法頒州縣以均其稅沈氏曰宋食貨志重修定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又言宣和中李彥置局汝州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指爲天荒魯山閤縣盡括爲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訴者輒加威刑公田既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爲奏除悉均諸他州（原注宦者傳）是則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有自宋已然者又不獨金元之季矣

州縣界域

自古以來畫疆分邑必相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則州縣所屬鄉村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門之外卽爲鄰屬者則

幅員不可不更也下邽在渭北而併於渭南美原在北山而併於富平若此之類俱宜復設而大名縣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城則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轄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宮（原注屬真定）威縣（原注屬廣平）之間有新河縣（原注屬真定）地清河（原注屬廣平）威縣之間有冠縣（原注屬東昌）地鄆城（原注屬兗州）范縣（原注屬東昌）之間有鄒縣（原注屬兗州）地青州之益都等縣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遷縣有開封之祥符縣地大同之靈丘廣昌二縣中間有順天之宛平縣地或距縣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縣藪糾淆通恒必繇之而甚則有如沈丘（原注屬開封）之縣署地糧乃隸於汝陽（原注屬汝寧）者則錯互不可不正也衞所之屯有在三四百里之外與民地相錯淩久而迷其版

籍則軍民不可不清也水濱之地消長不常如蒲州之西門外三里即以補朝邑之坍使陝西之人越河而佃至於爭鬬殺傷則事變不可不通也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有王者作謂宜遣使分按郡邑圖寫地形覈以山川正以經界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庶乎獄訟衰而風俗淳矣原注洪武十七年八月丙戌以州之民戶不及三千者皆改爲縣改者凡三十七州

後魏田制汝成案周禮閭師任工以飭材事今作餘材攷魏書同恐誤脫又貢其材周禮作貢其物

後魏雖起沙漠據有中原然其墾田均田之制有足爲後世法者昔景穆太子監國令曰周書言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餘材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

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材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乃令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爲之芸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游戲者於是墾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詔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覽先王之典經綸百氏儲蓄旣積黎元永安爰暨季葉斯道陵替富强者并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廛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或爭畝畔以亡軀或因饑饉以棄業而欲天下太平百姓豐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勸課農桑興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

畝婦人二十畝民年及課則受用老免及身沒則還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男夫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是有口分世業之制唐時猶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創百世之規其亦運之掌上也已宋林勳作本政之書而陳同父以爲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豈非知言之士哉

開墾荒地

明初承元末大亂之後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洪武中詔有能開墾者即爲己業永不起科（原注是時方孝儒有因其曠土復古井田之議）至正統中流民聚居詔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戶

部尚書張鳳等奏山東河南北直隸并順天府無額田地甲方開荒耕種乙即告其不納稅糧若不起科爭競之塗終難杜塞今後但告爭者宜依本部所奏減輕起科則例每畝科米三升三合每糧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絕爭競之端抑且少助倉廩之積從之戶科都給事中成章等劾鳳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聽然自古無永不起科之地國初但以招徠墾民立法之過反以啟後日之爭端而彼此告訐投獻王府勳戚及西天佛子〔原注見實錄成化四年三月〕無怪乎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也〔楊侍郎曰勸民開墾務使野無曠土第或山溪箐窑或係砂鹵開闢既艱旱澇賦缺故民竭盡力竊思若令各州縣除原報可墾地畝外凡有磽瘠難墾之地俱准照斥鹵輕則起科則民必鼓舞地利可以廣收民人承墾即給執照為業照例十年起科如其地本係沃土則不在

此例胡御史曰陝省督臣每年酌動官銀借民開墾合于秋收照時價還糧先後動項發借銀六萬餘兩共收過糧約十餘萬石此已試之成效以爲此法凡西北近邊之地刈直隸之永平宜化山西之大同朔平寧武甘肅之寧夏西寧等府隙地曠土所在多有而盛京之奉天錦州二府壤地沃行水泉豐流一經開墾即爲倚腴若令涼照陝省之法領銀交糧春借秋還邊民之力能耕種者必無不願惟鎮銀交糧之時不得勒情而素州民情勞擢矣胥給事曰開墾原以利民然所在奉行不善流弊有二一曰以熟作荒州縣承望上司意旨並未勘奪預報畝數以邀急公之名遠知不足即責之見在熟田以待所報之數一日以荒作熟河瑞冊濫不常山蘆難貧灌詭州縣不覆嚴勘悉入報墾之數亦貧之食之民止貪目下官給牛種官與卓舍以闕且夕而不額其地之不可得而墾也十年之後民不得不報熟官不得不升利幸而薄收完官不足稍遏歡歲卒歲無貧而逃亡失業矣故凡經報過開墾地畝無論已未升科俱令州縣官按冊踏勘內有開係還糧熟田混報開墾者即行舉肯除額免其處分至新墾田應行升科之日亦必親勘果係田禾成熟可以持久者始與升科加其既確務薄不能成熟者即與開除免賦

蘇松二府田賦之重

丘濬大學衍義補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原注據諸司職掌）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爲重其糧額比天下爲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府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隷之半臣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原注時未立太倉州）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

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沈氏曰〕蘇州之田約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賦約居天下十分之一弱也十分之一弱即八十八分之八強

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曰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每畝三斗宋時均兩浙田每畝一斗〔原注〕宋淳祐元年鮑廉作琴川志曰國初盡削錢氏白配之目遣右補闕王永高象先各乘遞馬均定稅數只作中下二等中田一畝夏稅錢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畝錢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取於民者不過如此自熙豐更法崇觀多事靖炎軍興隨時增益然則宋初之額尙未一斗也 至元入中國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原注〕元史耶律楚材傳 至於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稅亦不過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於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獨蘇松二府之民

則因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糧重去處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請言其故國初籍沒土豪田租有因為張氏義兵而籍沒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沒者有司不體聖心將沒入田地一依租額起糧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原注宋史言建炎元年籍沒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減租三分洪武初未有以此故事上言者何也田未沒入之時小民於土豪處還租朝往暮回而已後變私租為官糧乃於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原注王叔英疏亦言輸之官倉道路費逐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有甚於輸富民之租者自洪武時已然矣愚按宋華亭一縣即今松江一府當紹熙時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三百餘石景

定中賈似道買民田以爲公田益糧一十五萬八千二百餘石宋末官民田地稅糧共四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量加圓斛元初田稅比宋尤輕然至大德間沒入朱清張瑄田後至元間又沒入朱國珍管明等田一府稅糧至有八十萬石迨至季年張士誠又併諸撥屬財賦府與夫營圍沙職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來一府稅糧共一百二十餘萬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於是皇上憐民重困屢降德音將天下係官田地糧額遞減三分二分外（原注即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松江一府稅糧尚不下一百二十萬九千餘石愚歷觀往古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供稅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

而逃以至田地荒蕪錢糧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間所免稅糧不下數百萬石永樂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復七年拖欠折收輕齎亦不下數百萬石折收之後兩奉詔書敕諭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糧草鹽糧屯種子粒稅絲門攤課鈔悉皆停徵前後一十八年間蠲免折收停徵至不可算由此觀之徒有重稅之名殊無徵稅之實願閣下轉達皇上稽古稅法斟酌取舍以宜於今者而稅之輕其重額使民如期輸納此則國家有輕稅之名又有徵稅之實矣

今按宣廟實錄洪熙元年閏七月廣西右布政使周幹自蘇常嘉湖等府巡視還言蘇州等處人民多有逃亡者詢

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畝舊稅五升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租一石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之乎盡取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將沒官之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照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則田地無拋荒之患而小民得以安生下部議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詔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糧既重農民弗勝自今年爲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爲

定例六年三月巡撫侍郎周忱言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舊有官田稅糧二萬七千九百餘石俱是古額科糧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徵收易完上命行在戶部會官議劾忱變亂成法沽名要譽請罪之上不許七年三月庚申朔詔但係官田塘地稅糧不分古額近額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減免不許故違辛酉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尚書胡濙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什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除租賦而戶部皆不準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為辭之語若然則是廢格詔令壅遏恩澤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卿

等皆士人豈不知此朕昨有詩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湙等皆頓首謝其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耕作既勞勩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迹安得循下詔減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視萬姓有若父子親兹惟重邦本豈曰矜吾仁英廟實錄正統元年閏六月丁卯行在戶部奏浙江直隸蘇松等處減除稅糧請命各處巡撫侍郎并同府縣官用心覈實其官田每畝秋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明白具數送部磨勘從之原注按嘉靖十七年冊長洲縣田猶有七斗以上者今與民田通均而猶三斗七升是此旨當日未盡奉行也王上舍曰糧

曷以浮名也蘇州府見額二百五十萬石松江府見額一
百二十萬石然在宋時蘇州不過三十餘萬也松江不過
二十餘萬也即有元增賦蘇州亦八十餘萬而止松江亦
七十餘萬而止是今之賦額較宋浮至七倍比元亦浮至
三倍不特此也即如湖廣省額徵二百三萬而蘇州一府
之數浮之福建省額徵一百萬有奇而松江一府之數浮
之豈天下田皆生粟而二郡獨兩金敗建文詔免而復于
永集文襄請減而增千萬歷近世撫臣之請減浮糧者相
繼而事疲不行大抵以蘇松財賦重地爲國家之根本難
議竊衈耳于是有爲變通之說者或曰明時雖日重額而
漕運贍米即在正米之中且平米一石派本色五斗外比
徵折色銀二錢五分周文襄巡撫江南重糧田納銀一兩
準米四石輸布一正準米一石正額如此加耗可知今則
每米一石除去本色折色至五錢有奇而加耗猶在外既
有五米十銀復有浮數不貲或致一畝之租不能辦一畝
之稅此加耗之書非淺也浮糧難谿耗贍不可減乎或曰
故明折色于次年二月分十限開徵今則丁不年正二月
問通行截票其時宿上未翻青苗未插水旱未卜豐歉未
定遂以監司督之有司有司督之里役里役督之編戶苟
非操券于債家入衣下質東其將何以懲之此早徵之患
至淡也浮糧難谿催科不可緩乎或又日徵愉減一分則
小民受一分之患試以蘇松田計如極重科則每畝三斗

以至四斗外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一斗科則二斗以外者
每平米一石請減七升科則二斗以內者每一石請減五
升其一斗五升以下地蕩山塗等則不在議減之列加是
則于國計無虧而三百年之病疾有起色矣今諮雜議遞
減獨不可行乎夫是三說者皆變通之得其道者也但減
耗微徵可救一時非所以乘萬世科則遞減可題民困非
所以給 天儲爲今計莫若以蘇松浮攤攤之天下輕額
田每畝以一合為李而二郡所浮便可減其大半是天下
無加徵之苦而二郡有減賦之實國用無毫釐之虧而民
生有再題之樂也沈氏曰雍正三年四月初九日奉 旨
綢免蘇州府額徵地丁銀三十萬兩松江府十五萬兩從
管理戶部事務怡親王等奏請也時蘇州府條折兵餉條
里人丁匠班隨漕經費等項歲徵銀一百六十二萬六千
九百兩零松江府八十三萬三千五百三十兩零蘇州府
正耗漕石等項歲征米九十七萬五千二百三十石零松
江府四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石零其地丁銀蘇州府一
百二十九萬五千餘兩松江府六十七萬四千餘兩蘇州
府地丁銀頃每至矣年奏銷之期民欠必至三十餘萬松
江府必至十五六萬 計蘇州川地山蕩雜婆等共九萬
九千九百除鄉頃松江共四萬券八百餘頃 是月戶部議
覆光祿寺卿杭奕淼奏請 赦下江南督撫于蘇松二府
州縣凡有田之人于恩免額徵錢糧數內十分中減免佃

戶三分查二府恩免額徵係條折銀兩租田之人一交納皆係米石所減三分應以米算照條折米一斗折銀一錢之例如有田之人恩免額徵銀一錢則於此一錢銀之內納租人名下減免米三升以此爲準 聖恩蠲免二府之額徵四十五萬兩業戶得沾三十一萬五千兩之恩佃戶亦分沾十二萬五千石之恩矣云云奉 旨依議速行

官田自漢以來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爲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侂胄明年置安邊所凡侂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處張晞顏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丞相賈似道主其議行之始

於浙西六郡凡田畝起租滿石者予二百貫以次遞減有司以買田多爲功皆謬以七八斗爲石其後田少與磽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多破家矣〔原注〕理宗紀言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而平江之田獨多〔原注〕似道傳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別領於官松江府志言元時苗稅公田外復有江淮財賦都總管府領故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財賦府領籍沒朱清〔原注〕張瑄〔原注〕田以供中宮〔原注〕元史天曆二年十月立平江等處田賦提舉司稻田提領所領籍沒朱國〔原注〕名珍管明〔原注〕田以賜丞相脫脫撥賜莊〔原注〕在上海十九保元史至正四年六月己巳賜脫脫松江田爲立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錢氏曰〕撥賜莊似非脫脫賜脫撥者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等田〔原注〕又有汪闕闕滿經歷

田以賜影堂寺院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雲宗僧田原注元史成宗紀大德七年七月罷江南白雲宗總攝所其田令依例輸租仁宗紀至大四年二月御史臺言白雲宗總攝所統江南爲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避役損民乞追收所受璽書銀印勒還民籍從之皆不係州縣元額而元史所記賜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兒等諸王如魯王瑪阿不剌郯王徹徹秃等公主如魯國大長公主寺院如集慶萬壽二寺無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張士誠據吳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於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時買獻之產徧於平江而一入版圖亦按其租簿沒入之已而富民沈萬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蘇州而蘇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況鍾所奏之數長洲等七縣秋糧

二百七十七萬九千餘石其中民糧止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餘石官糧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餘石是一府之地土無處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詔減其什之三而猶爲七斗是則民間之田一入於官而一畝之糧化而爲十四畝矣原注實錄宣德七年七月己未行在戶部奏直隸松江府沒官田宜準民田例起科上從之命各處沒官田糧俱準此例此固其極重難返之勢始於景定訖於洪武而徵科之額十倍於紹熙以前者也於是巡撫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寬官田而租額之重則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農具車牛其始皆給於官而歲輸其稅浸久不可問而其稅復派之於田然而官

田官之田也國家之所有而耕者猶人家之佃戶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爲一冊而徵之猶夫宋史所謂一曰官田之賦二曰民田之賦金史所謂官田曰租私田曰稅者而未嘗併也相沿日久版籍訛脫疆界莫尋村鄙之氓未嘗見冊買賣過割之際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飛灑移換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謂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訟端無窮而賦不理於是景泰二年從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楊瓚之言將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輕租之家承納及歸併則例四年詔巡撫直隸侍郎李敏均定應天等府州縣官民田原注先是正統中戶部會官議令江南小戶官田改爲民田起科而量改大戶民田爲官田以備其數旣又因御史徐郁奏令所司均配抑算務使民田量帶官田攤糧以甦貧困俱行巡撫侍郎

周忱清理然民田多係官豪占據莫能究竟其弊仍舊至是部復以爲言戶部請從其議命斂均定搭派敢有恃强阻滯者執治其罪從之　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建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爲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爲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斗七升少者太倉畝科二斗九升矣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於此然而爲此說者亦窮於勢之無可奈何而當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無異論亦以治如亂絲不得守二三百年紙上之虛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原注惟唐太常鶴徵作武進志極爲慨歎抑嘗論之自三代以下田得買賣而所

謂業主者卽迤陌跨阡不過本其錙銖之直而直之高下則又以時爲之地力之盈虛人事之贏絀率數十年而一變奈之何一一入於官而遂如山河界域之不可動也且景定之君臣其買此田者不過予以告牒會子虛名不售之物遍而奪之以至甚出民愁而自亡其國原注宋史買公田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會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及用弗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騷然四百餘年之後推本重賦之繇則猶其遺禍也原注宋史謂其弊極多其租尤重及宋亡遺患猶不息是故斯言而況於沒入之田本無其直者乎至於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則夫官田者亦將與冊籍而俱銷其車牛而皆盡矣猶執官租之說

以求之固已不可行原注隋書李德林傳高祖以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賜德林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則是以地當代民之君而還前代所奪之地價古人已有之矣又考後漢書謝元子瑛奉宋錢千萬於公孫述以贖父死及元卒天下平定元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敕所在還元家錢則知人主以天下為心固當如此而欲一切改從民田以復五升之額即又駭於眾而損於國有王者作咸則三壤謂宜遣使案行吳中逐縣清丈定其肥瘠高下為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塗蕩以升以合計者附於冊後而概謂之曰民田惟學田屯田乃謂之官田則民樂業而賦易完視之紹熙以前猶五六倍也豈非去累代之横征而立萬年之永利者乎按成樑閻氏潛邱札記引作揃不可得之慮計而非損上益百世之永利而非變古也使唐宋兩太宗當此創闢而夕行之矣若璩謂何必兩太宗明宣宗蓋太

嘗有意於此矣實錄載其五年詔減官田舊額九年又申命減免不許有司故違但上歷於祖制之不違下復有行在戶部之覆覈焉不克充其仁心成其仁政迄今誦其詩百世而下猶令人感激涕零也周氏所引當是林亭初刻之本宣宗實錄及詩今已引見前條

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張凝李穀之言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爲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嗚呼以五代之君猶知此義而況他日

大有爲之主必有朝聞而夕行之者矣[原注]宋紹興二十三年知池州黃子游言靑陽縣苗七八倍於諸縣因南唐嘗以縣爲宋齊丘食邑故輸三斗後遂爲額詔減苗稅二分有半科米二分

今存者惟衛所屯田學田勳戚欽賜莊田三者猶是官田南京各衙門所管草場田地佃戶亦轉相典賣不異民田

蘇州一府惟吳縣山不曾均爲一則至今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畝科五升私山畝科一升五勺

今高淳縣之西有永豐鄉者宋時之湖田所謂永豐圩者也文獻通考永豐圩自政和五年圍湖成田初令百姓請佃後以賜蔡京又以賜韓世忠又以賜秦檜繼撥隸行宮今隸總所[原注]宋史建康府永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爲額 王弼[原注]成化十一年進士溧水知縣 永豐謠曰永豐圩接永寧鄉一畝官田八斗糧人家種

田無厚薄了得官租身卽樂前年大水平斗門圩底禾苗沒半分里胥告災縣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貧納租年年舊租結新債舊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賣黃犢一犢千文任時估債家算息不算母嗚呼有犢可賣君莫悲東鄰賣犢兼賣兒但願有兒在我邊明年還得種官田讀此詩知當日官佃之苦卽已如此原注元史閻復傳言江南公田租重宜減以貸貧民而以官作民亦不始於近日矣

元微之集奏狀右臣當州百姓田地每畝只稅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頭榷酒錢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諸色職田每畝約稅粟三斗草三束脚錢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

司職田又須百姓變米雇車般送比量正稅近於四倍其公廨田官田驛田等所稅輕重約與職田相似是則官田之苦自唐已然不始於宋元也故先朝洪熙宣德中屢下詔書令民開有抛荒官田召人開耕依民田例起科又不獨蘇松常三府爲然

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爲人佃作者十九其畝甚窄而凡溝渠道路皆并其稅於田之中歲僅秋禾一熟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原注凡言石者皆以官斛）少者不過一石有餘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歲之力糞壅工作一畝之費可一緡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故既減糧額即當禁限私租上

田不得過八斗如此則貧者漸富而富者亦不至於貧元史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原注）時成宗即位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原注）明朝宣德十年五月乙未刑科給事中年富亦有此請大德八年正月己未詔江南佃戶私租太重以十分為率普減二分永為定例前一事為特恩之蠲後一事為永額之減而皆所以寬其佃戶也是則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

漢武帝時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唐德宗時

陸贄言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望令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仲舒所言則今之分租贄所言則今之包租也然猶謂之豪民謂之兼并之徒（原注食貨志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宋已下則公然號爲田主矣

豫借

唐元宗天寶三載制曰每載庸調八月徵收農功未畢恐難濟辦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二十日爲限至代宗廣德二

年七月庚子稅天下地畝青苗錢以給百官俸原注田一畝稅錢十五所謂青苗錢者以國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徵之故號青苗錢主其任者爲青苗使原注此與宋王安石所行青苗錢之法不同彼則當青黃未接之時貸錢於貧民而取其息本謂之常平錢民間名爲青苗錢耳遂爲後代豫借之始張大令曰按此則青苗之制唐宋本不同何以宋史趙瞻對神宗言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似謂安石祖唐弊政者唐時長安萬年二縣有官置本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雜費宋之常平錢正與此同故趙瞻等舉唐爲言其亦曰青苗者依當時爲稱也陸宣公言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旣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憲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陳未接營辦尤艱凡有給用委觀察使以供軍錢方圓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韓文公有遊城

南詩云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閒身麥苗含穟桑生葚共向田頭樂社神是三四月之間尚未動差科也至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其時外內離叛未及一月國亡主滅明宗卽位頗知愛民見於文獻通考所載長興四年起徵條流其節候早者五月十五日起徵八月一日納足遲而下之其尤晚者六月二十日起徵九月納足周世宗顯德三年十月丙子上謂侍臣曰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是莊宗雖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實未嘗行也乃後代國勢阽危非若同光而春初卽出榜開徵其病民又甚矣沈氏曰盧熊蘇州府志云趙順

孫子和仲處州縉雲人咸淳四年以顯文閣待制知平江兼發運使先是郡庾赤立率以夏初徵民租順孫謂古者十月納禾稼今先期半載民何以堪僉曰此例行之三十年不然將有乏與之憂首以俸入及例卷所供助糴本而抑浮費以糴之糴錢二十萬斛迄免預徵

詩云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謝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貪之甚也今之為豫借者食苗之政也有不歐民而適樂郊者乎

虞謙洪武末為杭州府知府嘗建議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或數百頃而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往為徭役所困請為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十畝餘田以均平民初是之已而謂非舊制遂廢楊氏曰此仁政也當事舉而行之豈不官民兩便乎

汝成案虞謙之議是矣而當時以為非舊制遂廢不行者謀也元時崇奉二氏朝廷宮闈公主卿相凡賜田產動數

百頃又不輸賦稅用日饒富自憲宗總斷復廣侵占遂至連阡累陌跨越州郡後雖屢勅令視民戶出租尋廢不行明初猶存其風故虞氏有是言至明中葉以後已日衰耗即有寺田亦準科則非復曩之豪富矣

紡織之利

今邊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織雖有材力而安於游惰華陰王弘撰著議以為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既不獲紡織之利而又歲有買布之費生計日蹙國稅日逋陳文恭曰陝西為自古蠶桑之地今日久廢弛綢帛資于江浙花布來自楚豫小民食本不足而更賣糧食以製衣宜其家鮮蓋藏也非盡其民之情以無教之者耳今當每州縣發紡織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里下募外郡能織者為師即以民之勤惰工拙為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間民享其利將自為之而不煩程督矣計延安一府四萬

五千餘戶戶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萬餘人其爲利益豈不甚多按鹽鐵論曰邊民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夏不釋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圜之中崔寔政論曰僕前爲五原太守士俗不知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原注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婦人出草則穿紙衿貞所謂倮蟲者也）吾乃貢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原注後漢書宋人未傳）是則古人有行之者矣漢志有云冬民旣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載績爲公子裳豳之舊俗也率而行之富強之效惇龐之化豈難致哉（唐氏曰吳絲衣天下聚于雙林吳越閩番至于海島皆來市焉五月載銀而至委積如瓦礫吳南諸鄉歲有百十萬之益是以雖賦重困窮民未至于空

盧宰盧舟楷之繁庶勝于他所此蠶之厚利也四月務蠶無男女老幼竭力靡他鼎鐺無荒以三旬之勞無農四時之久而半其利此蠶之可貴也夫蠶桑之地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東不至海不過方千里外此則所居爲鄰相隔一畔而無桑矣其無桑之方人以爲不宜桑也今楚蜀河東及所不知之方亦多有之之何萬里同之而一畔異宜乎桑如五穀無土不宜一畔之間月概其利而弗效焉甚矣民之情也吾欲使桑徧海內有禾之土必有桑焉其在于今當責之守令于務蠶之鄉擇人爲師教民飼繅之法而厚其廩給其發桑有達莫能致者則待數年之後漸近而分之而守令則省騎時行履其地察其桑之盛衰人其室而視其蠶之美惡而終較其絲之多寡多者獎之寡者戒之廢者懲之不出十年海內皆桑矣昔吾行于長子略著于篇可以取法焉

吳華覈上書欲禁綾綺錦繡以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謂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人績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勠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

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有之無益廢之無損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方今纂組日新侈薄彌甚斲雕爲樸意亦可行之會乎楊氏曰空言禁敎無用也必實有清心寡欲之學者乃能取還淳返樸之效

馬政

析因夷隩先王之所以處人民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原注左氏莊二十九年傳先王之所以處廄馬也

漢鼂錯言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原注師古曰當爲卒者免其三人不爲卒者復其錢本傳文帝從之故文景之富衆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群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原注阡陌字同原注漢書食貨

志〕若乃塞之斥也橋桃致馬千匹〔原注貨殖傳〕班壹避墜〔原注地字〕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原注敘傳〕則民間之馬其盛可知武帝輪臺之悔乃修馬復令〔原注復卒三人之令西域傳〕唐〔元〕宗開元九年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為貲〔原注唐書兵志〕古之人君其欲民之有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馬〔原注魏書本紀延昌元年六月戊寅通河南牝馬之禁〕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原注楊氏曰色目人謂女直畏吾欽察契丹等〕漢民悉入官敢匿與互市者罪之〔原注元史本紀〕實錄言永

樂元年七月丙戌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成羣民有即國家之有其協諭天下聽軍民畜馬勿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蕃息此承元人禁馬之後故有此諭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申諭兵部令民間畜官馬者二歲納駒一匹俾得以餘力養私馬至宣德六年有陝西安定衛土民王從義畜馬蕃息數以來獻此則小為之而小效者也然未及修漢唐復馬之令也

驛傳

續漢輿服志曰驛馬三十里一置史記田横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是也唐制亦然原注唐書百官志凡三十里有

驛白居易詩從陝至東京(原注今陝州至河南府)山低路漸平風光四百里(原注在今代為三百里)東馬十三程是也(原注桑維翰對晉高祖言大梁距鄴不過十驛)其行或一日而馳十驛岑參詩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韓愈詩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是也(原注天寶十載敕自今左降官日馳十驛以上)又如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丙寅安祿山反於范陽壬申聞於行在所時上在華清宮(原注在今臨潼縣)六日而達至德二載九月癸卯廣平王收西京甲辰捷書至行在時上在鳳翔府一日而達而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則又不止於十驛也古人以置驛之多故行速而馬不弊後人以節費之說歷次裁併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驛者馬倒官逃職此之故盡一考之

前史乎〔原注凡如通州路河驛四十里至夏店驛五十里至公樂驛五十里至薊州漁陽驛今以夏店公樂二驛併於三河則一驛七十里矣豈不勞乎又如定州永定驛五十里至西樂驛四十五里至伏城驛四十里至眞定府皆山驛猶仍舊貫使併爲三驛亦必不堪其敝矣〕

古人以三十里爲一舍左傳楚子入鄭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注以爲退一舍而詩言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周禮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然則漢人之驛馬三十里一置有自來矣〔原注史記晉世家注引賈逵曰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

國初凡驛皆有倉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遇歲不登公私無措惟函關驛有儲糧臣不及待報借給貧民一千七百二十八石上嘉其稱職卽此一事而當時儲蓄之裕法令之寬賢尹益下

之權明主居高之聽皆非後世之所能及矣然則驛之有倉不但以供賓客使臣而亦所以待凶荒賑䘏實周禮遺人之掌也帖括後生何足以知先王之政哉

今時十里一鋪（原注俗作舖）設卒以遞公文（原注金史泰和六年初置急遞鋪腰鈴傳遞日行三百里｜大名府志唐有銀牌宋熙寧有金字牌急腳遞岳飛奉詔班師一日中十二金字牌是也）孟子所云置郵而傳命蓋古已有之史記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漢書黃霸傳注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

漕程

山堂考索載唐漕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

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轉運徵歛送納皆凖程節其遲速其三峽砥柱之類不拘此限此法可以不盡人馬之力而亦無逗留之患今之過淮過洪及回空之限猶有此意而其用車驢則必窮日之力而後止以至於人畜兩斃豈非後人之急迫日甚於前人也與然其效可睹矣〔按成案漕運始于秦漢而轉輸之法則始于魏隋而盛于唐宋然各有利病今觀俊卿所述在當時弊已如此則云轉般可議直達恐不然矣〕

行鹽

松江李雯論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

則天下皆官鹽也此論鑿鑿可行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
復海運而引杜子美詩雲帆轉遼海稉原粇俗作粳稻來東吳
爲證余於鹽法亦引子美詩云蜀麻吳鹽自古通又曰風
烟渺吳蜀舟楫通鹽麻又曰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門若
如今日之法各有行鹽地界吳鹽安得至蜀哉人人誦杜
詩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
洪武三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長蘆
運至太和嶺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
原倉入米一石三斗者俱準鹽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畢
即以原給引自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輸之費省而
軍儲充矣從之此中鹽之法所自始沈氏曰明史食貨志明之鹽法莫善于開

中開中者召商輸粮于邊而與之鹽也後其法亦行于內地

唐劉晏爲轉運使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鹽吏多則州縣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煑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今日鹽利之不可與正以鹽吏之不可罷讀史者可以慨然有省矣

行鹽地分有遠近之不同遠於官而近於私則民不得不

買私鹽既買私鹽則與販之徒必與於是乎盜賊多而刑獄滋矣宋史言江西之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原注)又言虔州官鹽自淮南運致鹵溼雜惡輕不及斤而價至四十七錢嶺南鹽販入虔以斤半當一斤純白不雜賣錢二十以故虔人盡食嶺南鹽虔州卽今贛州府宋時屢議不定今卒食廣東鹽每歲秋冬田事纔畢恆數十百爲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鬬格或至殺傷則起爲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元末之張士誠以鹽徒而盜據吳會其小小與販雖太平之世未嘗絕也余少居崑山常熟之間爲兩浙行鹽地而民間多販淮鹽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視官鹽爲善

及游大同所食皆蕃鹽堅緻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國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能禁而設爲巡捕之格課以私鹽之獲每季若干爲一定之額此掩耳盜鍾之政也

宋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徵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仁宗從之其詔書曰歷世之敝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以是雖當王安石之時而於茶法未有所變其說可通之於鹽課者也

日知錄集釋卷十終

日知錄集釋卷十一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權量

三代以來權量之制自隋文帝一變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三兩當今一兩尺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原注今謂即時錢氏曰六典所謂大斗大兩大尺也左傳定公八年正義曰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爲一隋書律歷志言梁陳依古斗齊以古升五升爲一斗周以玉升一升當官斗一升三合四勺開皇以古斗三升爲一升大業初依復古斗梁陳依古稱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爲一斤沈氏曰案通典梁武帝五銖錢實重四銖三參二黍其百文則重一斤二兩齊文襄五銖錢實重五銖計一百文重一斤四兩二十

銖較其多寡重輕兩相符合則齊與梁並依古稱也而或以爲于古二而爲一或以爲以古稱一斤八兩爲一斤豈稱他物之稱多異于錢稱耶　周玉稱四兩當古稱四兩半開皇以古稱三斤爲一斤大業初依復古稱令考之傳記如孟子以舉百鈞爲有力人三十斤爲鈞百鈞則三千斤晉書成帝紀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斤以上者史記秦始皇紀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百二十斤爲石千石則十二萬斤漢舊儀祭天養牛五歲至二千斤晉書南陽王保傳自稱重八百斤不應若此之重考工記曰爵一升觚三升原注儀禮特牲饋食禮注觚二升　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禮記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注凡觴一升

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壺大一石瓦甒五斗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毛說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每食四簋正義簋瓦器容斗二升不應若此之巨周禮舍人喪紀其飯米注飯所以實口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管子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史記廉頗傳一飯斗米漢書食貨志食人月一石半（楊氏曰十六國春秋前秦紀有三人食一石穀者明江國公後吳鐵舍食麪六十斤）趙充國傳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匈奴傳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不應若此之多史記河渠書可令畝十石嵇康養生論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晉書傅元傳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至數十斛今

之收穫最多亦不及此數靈樞經人食一日中五升旣夕禮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晉書宣帝紀問諸葛公食可幾何對曰三四升會稽王道子傳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本皆言少而反得多是知古之權量比之於今大抵皆三而當一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曰當是六萬斗正義曰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也此唐人所言三而當一之驗蓋自三代以後取民無制權量之屬每代遞增至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詔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原注魏書張普惠傳神龜中上疏言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所以愛萬姓從薄賦故海內之人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隋煬帝大業

三年四月壬辰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雖有此制竟不能復古至唐時猶有大斗小斗大兩小兩之名而後代則不復言矣沈氏曰齊民要術注云其言一石當今二斗七升本草注李杲曰古云三兩即今之一兩云二兩即今之六錢半也時珍曰古一升即今之二合半也

山堂考索斛之爲制方尺而深尺班志乃云其中容十斗蓋古用之斗小

歐陽公集古錄有谷口銅甬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銘曰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則三而有餘斤則三而不足呂氏考古圖漢好畤官厨鼎刻曰重九斤一兩今重三斤六兩今六兩當漢之一斤又曰軹家釜三斗弱軹家甑三斗一升當漢之一石

大抵是三而當一也

古以二十四銖爲兩五銖錢十枚計重二兩二銖今稱得十枚當今之一兩弱沈氏曰依後五銖錢一條此兩弱當作七錢弱傳寫誤也又漢書王莽傳言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頌富平民掊地得貨布一罌所謂長二寸五分者今鈔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二十五銖者今稱得百分兩之四十二原注俗云四錢二分沈氏曰貨布亦有重至四錢八分者用行等稱行等即米平比布政司等每兩輕二分三釐又曰唐會要云開元通寶錢徑八分杜氏通典云開通元寶錢每十錢重一兩是則今代之大於古者量爲最權次之度又次

之矣
晉書摯虞傳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尙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繇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

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有改而致煩亦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苟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其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宜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沈氏曰宋史律歷志云周顯德中王朴始依周法以秬黍校正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作律準以宣其聲宋乾德中太祖以雅樂聲高詔有司重加考正時判太常寺和峴言西京銅望臬尺寸可校古法即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也及以朴所定尺比校短於石尺四分則聲樂之高蓋由于此況影表測于天地則管律可以準繩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存黃鍾九寸之管命工人

校其聲調下于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遂下尚書省集官詳定眾議僉同由是重造十二律管自此雅音和暢又云宋既平定四方凡新邦悉頒度量於其境其僞俗尺度踰於法制者去之乾德中又禁民間造者由是尺度之制盡復於古焉太祖受禪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爲嘉量以頒天下其後定西蜀平嶺南復江表泉浙納土并汾歸命凡四方斗斛不中式者皆去之嘉量之器悉復升平之制焉

大斗大兩

漢書貨殖傳黍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斗也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麤貨耳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十尺爲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爲龠二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斗爲大斗錢氏曰據隋書律歷志開皇以古斗三升爲一升古稱三斤爲一斤則大斗大兩始于隋開皇間唐

初沿而不改耳十斗爲斛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原注應劭曰十黍爲絫十絫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十六兩爲斤

凡積秬黍爲度量權衡者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按唐時權量是古今小大竝行太史太常太醫用古原注杜氏通典云貞觀中張文收鑄銅斛稱尺以今常用度量校之尺當六之五衡量皆三之一　舊唐書代宗紀大歷十年八月太常寺奏諸州府所用斗稱當寺給銅斗稱州府依樣製造而行從之　通典載諸郡土貢上黨郡貢人參三百小兩高平郡貢白石英五十小兩濟陽郡貢阿膠二百小斤鹿角膠三十小斤臨封郡貢石斛十小斤南陵郡貢石斛十小斤同陵郡貢石斛二十小斤此則貢物中亦有用小斤小兩者然皆湯藥之用他有司皆用今久則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廢矣

宋沈括筆談曰予受詔考鍾律及鑄渾儀求秦漢以來度

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稱三斤當今十三兩是宋時權量又大於唐也（沈氏曰）閻百詩云古量甚小其數可攷者大約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然則古之五鍾當今之一也（又曰）漢權有重四斤者實當今十三兩弱形以司等親較之（趙氏曰）筆談又云漢之一斛當今二斗七升百二十斤爲石當今三十二斤可見漢時斗稱之制已大于古元史言至元二十年頒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是則元之斗斛又大於宋也

漢祿言石

古時制祿之數皆用斗斛左傳言豆區釜鍾各自其四以登于釜論語與之釜與之庾孟子養弟子以萬鍾皆量也漢承秦制始以石爲名（原注）韓非子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已上皆效之子之是時即以石

制祿史記燕世家同趙氏曰石本權衡之數也漢律歷志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石乃權之極數至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則斛乃量之極數乃俗以五斗爲斛兩斛爲石是以權之極數爲量之極數殊岐謬然漢時米穀之量已以石計如二千石六百石之類是也又管子禁藏篇民率三十畝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國策燕噲讓國子之自吏三百石以上悉予之又漢書食貨志李悝之論曰一夫田百畝每畝歲收一石半云云則斗斛之以石計自春秋戰國時已然又粢古時一石重一百二十斤與一斛之數不甚相遠古時十斗爲斛一斛即是一石後世五斗爲斛兩斛爲一石宋時已然

故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百石而三公號萬石百二十斤爲石是以權代量然考續漢百官志所載月奉之數則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以至斗食奉月十一斛又未嘗不用斛所謂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

爲吊級之差而已原注汲黯傳注如淳曰眞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今人以十斗爲石本於此不知秦時所謂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撞萬石之鍾縣石鑄鍾虡衡石程書之類皆權也非量也惟白圭傳穀長石斗淳于髡傳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對斗言之是移權之名於量爾

葉夢得巖下放言名生於實凡物皆然以斛爲石不知起何時自漢以來始見之石本五權之名漢制重百二十斤爲石非量名也楊氏曰說苑十六黍爲豆六豆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千二百黍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石以之取民賦祿如二千石之類以穀百二十斤爲斛猶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係穀數從其取之醇醨以今準之酒之醇者斛止取

七斗或六斗而醲者多至於十五六斗若以穀百二十斤爲斛〔沈氏曰〕左傳襄十七年疏古者一斛百二十斤一斗十二斤一升十九兩二分酒從其權名則當爲酒十五六斗從其量名則斛當穀百八九十斤進退兩無所合是漢酒言石者未嘗有定數也〔原注〕謝肇淛謂古者爵容一升十爵爲斗百爵爲石以考工記一獻三酬之說準之良然昔人未詳此義至於麪言斛石麪亦未必正爲麥百二十斤而麥之實又有大小虛實然沿襲至今莫知爲非及弓弩較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硾以斤爲別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實何常之有

史記貨殖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變皮言石亦互文也凡細而輕者則以皮計麤而重者則以石計

以錢代銖

古算法二十四銖爲兩漢軹家釜銘重十斤九銖軹家甑銘重四斤廿銖是也近代算家不便乃十分其兩而有錢之名此字本是借用錢幣之錢非數家之正名[沈氏曰]借今北方買米者不言升但言碗也[又曰]通典選舉三注云引用一石力箭重六錢簿領用之可耳今人以入文字可笑唐書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徑八分重二銖四絫[原注]絫或作參沈存中曰今蜀部亦以十參爲一銖參乃古之絫字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所謂二銖四絫者今一錢之重也後人以其繁而難曉故代以錢字[沈氏曰]今一錢之重當古七銖二絫度量皆以十起數惟權則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今人改銖爲錢而自兩以上則絫百絫千以至於萬而權之數亦以

十起矣漢制錢言銖金言斤其名近古啟成案度量起算皆以秬黍由寸遞揣丈尺可知自龠至斛亦可等加權始于龠則變多寡爲重輕其數難齊是以百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趙宋改銖爲錢十錢爲兩兩而斤與鈞石如朝則起算雖殊稱兩何異亦猶日法萬分衆限九十通其氣朔盈虛自合云爾

宋史律曆志太宗淳化三年三月詔曰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咸乂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氂錘鉤爲姦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稱法著爲通規事下有司監內藏庫崇儀使劉蒙劉承珪言太府寺舊銅式自一錢至十斤凡五十一 輕重無準外府藏受黃金必自毫氂計之式自錢始則傷於重遂尋本末別制法物至景德中承珪重加參定而權衡之制益爲精備其法蓋取漢

志子穀秬黍爲則廣十黍以爲寸從其大樂之尺（原注秬黍黑黍也樂尺自黃鍾之管而生也謂以秬黍中者爲分寸輕重之制）就成二衡（原注二衡謂以尺黍而求氂絫）因度尺而求氂（原注度者丈尺之總名謂因樂尺之原起於黍而成於寸析寸爲分析分爲氂析氂爲毫析毫爲絲析絲爲忽則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十毫爲一氂十氂爲一分）自積黍而取絫（原注從積黍而取絫則十黍爲絫十絫爲銖二十四銖爲兩絫銖皆以銅爲之）以氂絫造一錢半及一兩等二稱各懸三毫以星準之等一錢半者以取一稱之法其衡合樂尺一尺二寸重一錢錘重六分盤重五分初毫星準半錢至梢總一錢半析成十五分分列十氂（原注第一毫下等半錢當十五氂若十五斤稱等五斤也沈氏曰十五氂當作百五十氂）中毫至梢一錢析成十分分列十氂末毫至梢半錢析成五分分列十氂等一兩者亦爲一稱之則其衡合樂尺一尺四寸重一

錢半錘重六錢盤重四錢初毫至梢布二十四銖下別出一星星等五絫(原注)每銖之下復出一星等五絫則四十八星等二百四十絫計二千四百絫爲一兩(沈氏曰)四百絫之絫當作黍中毫至梢五錢布十二銖銖列五星星等二絫(原注)布十二銖爲五錢之數則一銖等十絫都等一百二十絫爲半兩末毫至梢六銖銖列十星星等一絫(原注)每星等一絫都等六十絫爲二錢半以御書眞草行三體淳化錢較定實重二銖四絫爲一錢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爲一稱之則其法初以積黍爲準然後以分而推忽爲定數之端故自忽絲毫氂黍絫銖各定一錢之則(原注)謂皆定一錢之則則然後制取等稱也忽萬爲分(原注)以一萬忽爲一分之則以十萬忽定爲一錢之則忽者吐絲爲忽分者始微而著言可分別也絲則千(原注)一千絲爲一分以一萬絲定爲一錢之則毫則百(原注)一百毫爲一分以一千毫定爲一錢之則毫者氂毛也自忽絲毫三者皆斷驥尾爲之氂

則十（原注一十氂爲一分以一百氂定爲一錢之則氂者氂牛尾毛也曳赤金成絲以爲之也）轉以十倍倍之則爲一錢（原注轉以十倍倍之謂自一萬忽至十萬忽之類定爲之則也）黍以二千四百枚爲一兩（原注一龠容千二百黍定爲十二銖則以二千四百黍定爲一兩之則兩者以二龠爲兩）絫以二百四十（原注謂以二百四十絫定爲一兩之則）銖以二十四（原注轉相因成十絫爲銖則以二百四十絫定成二十四銖爲一兩之則銖者言殊異也）遂成其稱稱合黍數則一錢半者計三百六十黍之重列爲五分（沈氏曰五分上當有十字）則每分計二十四黍又每分析爲一十氂則每氂計二黍十分黍之四（原注以一氂分二十四黍則每氂先得二黍都分成四十分則一氂又得四分是每氂得二黍十分黍之四）每四毫一絲六忽有差爲一黍則氂絫之數極矣（沈氏曰氂絫之氂當作黍）一兩者合二十四銖爲二千四百黍之重每百黍爲銖二百四十黍爲二銖四絫二銖四絫爲

錢二絫四黍爲分一絫二黍重五氂六黍重二氂五毫三黍重一氂二毫五絲則黍絫之數成矣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輸金幣而太府權衡舊式失準得因之爲姦故諸道主者坐逋負而破産者甚衆又守藏更代校計爭訟動必數載至是新制既定姦弊無所措中外以爲便原注度量權衡皆太府掌造以給內外官司及民間之用凡遇改元即令更造各以年號印而識之其印有方印長印八角印芴頭印之別所以明制度而防僞濫也是則今日之以十分爲錢十錢爲兩皆始於宋初所謂新制者也

十分爲錢

古時分乃度之名非權之名說文寸十分也隋書律歷志引易緯通卦驗十馬尾爲一分說苑度量權衡以粟生十

粟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原注淮南子注同孫子算術蠶所吐絲爲忽十忽爲秒十秒爲毫十毫爲氂十氂爲分十分爲寸漢書律歷志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之長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此皆度之名淮南子十二蔈而當一粟原注宋書律志作標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爲石此則權之名原注史記大宛傳善市賈爭分銖然以十二分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則小於今之爲分者多矣趙氏曰分氂毫絲忽本亦度之名孫子算經所云是也宋太宗詔更定權衡之式崇儀使劉蒙劉承珪等乃取樂尺積黍之法移于權衡于是權衡中有忽絲毫氂分錢之數此近代兩錢分釐毫忽絲之所由起也今俗權貨物者曰稱權金銀者曰等宋初皆謂之稱劉承珪所定銖二十四遂成其稱

是也元豐後乃有等子之名

陶隱居名醫別錄曰古稱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爲一銖六銖爲一分四分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李杲曰六銖爲一分卽今之二錢半也此又以二錢半爲分則隨人所命而無定名也

黃金

漢時黃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賜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賜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欒大至齎金萬斤（原注漢書作十萬斤）衛青出塞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原注古來賞賜之數莫侈於元成宗卽位賜駙馬蠻子帶銀七萬六千五百兩闊里吉思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兩高麗王王昛三萬兩其定諸王朝會賜與有至金千兩銀七萬五千兩者）梁孝王薨藏府餘黃金四

十餘萬斤館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至其將敗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而後漢光武紀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間亦未嘗無黃金也董卓死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昭烈得益州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南齊書蕭穎胄傳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見者穎胄起兵乃取此龍以充軍實梁書武陵王紀傳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簉至有百簉銀五倍之自此以後則罕見

於史尚書疏漢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令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贖銅

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兩漢賜予多用黃金而後代遂爲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今以目所睹記及會典所載國初金價推之亦大畧可考會典鈔法卷內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折銀一兩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是金一兩當銀四兩也徵收卷內云洪武十八年令凡折收稅糧金每兩準米十石銀每兩準米二石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賦欲以蘇民困也今如此其直將愈困民更令金每兩準米二十石銀每兩準米四石然亦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永樂

十一年令金每兩準米三十石則當銀七兩五錢矣又令交阯召商中鹽金一兩給鹽三十引則當銀十兩矣（沈氏曰周安期雜稿云金陀續編中有紹興四年朝省行下事件省劄內一項于行在榷貨務支銀一十萬兩每兩二貫五百文金五千兩每兩三十貫二項計準錢四十萬貫可見當時每錢一貫止値銀四錢每金一兩卻値銀十二兩）豈非承平以後日事侈靡上自宮掖下逮勳貴用過乎物之故與（原注遼張孝傑爲北府宰相貪貨無厭嘗曰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爲宰相家）幼時見萬曆中赤金止七八換崇禎中十換（原注天啟中權奄用事百官獻媚者皆進金巵金價漸貴）江左至十三換（汝成案元本十三換下有以後戢至六換而今又十三換十二字）矣投珠抵璧之風將何時而見與

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是金價亦四五倍於銀

也〔原注〕方勺泊宅編云當時黃金一兩才直錢六百朱提銀一兩才直錢二百

元史至大銀鈔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是金價十倍於銀也

史記平準書一黃金一斤〔原注〕漢書食貨志黃金方寸而重一斤莊子百金注李曰金方寸重一斤百金百斤也漢書韋賢傳賜黃金百斤匡疲詩曰厥賜祁祁百金泊館是也臣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原注〕孟康曰二十四兩曰鎰漢以一斤爲一金是漢之金已滅於秦矣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惠帝紀注師古曰諸賜金不言黃者一斤與萬錢〔原注〕王莽傳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公羊隱公五年傳百金之魚注百金猶百萬也古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

古來用金之費如吳志劉繇傳笮融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何姬傳注引江表傳

孫皓使尙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魏書釋老志興光元年勅有司於五級大寺內爲大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天安中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齊書東昏侯本紀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爲金塗猶不能足唐書敬宗紀詔度支進銅三千斤金薄（原注即箔字）十萬翻修淸思院新殿及昇陽殿圖障五代史閩世家王昶起三淸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宋眞宗作玉淸昭應宮甍栱欒楹全以金飾所

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全計金史海陵本紀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紀建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飾之凡費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百四十斤又言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兩原注吳澄傳言粉黃金為泥寫浮屠藏經　泰定帝紀泰定二年七月庚午以國用不足罷書金字藏經　時於雲南立造賣金箔規措所　此皆耗金之繇也杜鎬之言頗為不妄草木子云金一為箔無復再還元矣故南齊書武帝紀禁不得以金銀為箔原注宋史眞宗紀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丙午申明不許以金銀為箔之制仁宗紀康定元年八月戊戌禁以金箔飾佛像哲宗紀元祐二年九月丁卯禁私造金箔劉庠傳　仁宗外家李珣犯銷金法庠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從之　金史世宗紀大定七年七月戊申禁服用金線其織賣者皆抵罪　元史仁宗紀至大四年三月辛卯禁民間製金箔銷金織金　而太祖

實錄言上出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裏衲盤龍金也令宮人洗滌銷鎔得之嗚呼儉德之風遠矣

銀

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銀漢書食貨志言秦并天下幣爲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尋廢不行（原注 謝肇淛曰漢銀八兩直錢一千當時銀賤而錢貴今銀一兩即直千錢矣周氏曰按孝武始造白金三品乃雜鑄銀錫爲之此即漢書変息闕以銀爲錢之制竟認作銀非其文有龍有馬有龜所直各不同王莽即眞始直用銀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採銀坑並宜禁斷（原注 李德

務為浙西觀察使奏云去二月中奉宣令進盞子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貯備都無二三百兩然考之通典謂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而唐韓愈奏狀亦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元稹奏狀言自嶺已南以金銀為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為交易黔巫溪峽用水銀朱砂繒綵巾幘以相市原注杜氏通典載唐度支歲計之數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布絹綿則二千七百餘萬端屯疋錢則二百餘萬貫未嘗有銀其土貢則貴州貢銀百兩鄂新黨三州各貢銀五十兩賀州貢銀三十兩邵端昭潘辨高竇潯嚴封春羅牢賓橫象瀧藤平琴廉義繡勤康恩崖萬安二十七州各貢銀二十兩是唐人以銀為貢而不以為幣也張籍詩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宋史仁宗紀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於是有以銀當緡錢者矣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鋌五十兩其直百

貫[原注]舊唐書哀帝紀內庫出方圓銀二千一百七十二兩充見任文武常參官救接是知前代銀皆是鑄成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又云更造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于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劉氏曰]按紹興歲幣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又糜費銀一千三百餘兩非上下用銀之事乎何必金大抵北宋所著書上下用銀已不計其數矣趙氏曰秦并天下幣爲二等黃金爲上幣餘皆用錢其珠玉龜貝銀錫祇爲器飾不用爲幣漢初因之然鼂錯言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在于把握可以周四海而無飢寒之患則是時雖不用銀而銀與金珠同貴可知漢武元狩四年造白金爲幣白金乃銀錫所造有三品其一曰白撰重八兩其文龍直三千次曰以重其文馬直五百次曰

復小其文龜直三百吏民盜鑄者不可勝數則已有用之者然歲餘終廢不行王莽又制爲銀貨與錢貨並行而民間仍以五銖錢交易魏文帝時并罷錢令民以穀帛相易六朝則錢帛兼用而帛之用較多此歷代未用銀之證也文獻通考蕭梁時交廣之域全以金銀交易後周時西河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此益用銀之始然但行于邊而中土尚未行唐則并禁用銀矣五代史後唐莊宗將敗諭軍士曰適報魏王平蜀得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又李繼韜既反復降其母楊氏善蓄財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莊宗之宦官伶人幷賂劉皇后遷韜由是得釋慕容彥超至作僞銀以射利則其時民間皆已用銀可知

今民間輸官之物皆用銀而猶謂之錢糧蓋承宋代之名當時上下皆用錢也

國初所收天下田賦未嘗用銀惟坑冶之課有銀實錄於每年之終記所入之數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兩至宣德五年則三十二萬二百九十七兩

歲辦視此爲率

原注按宋蘇轍元祐會計錄歲入銀止五萬七千兩元史成宗紀右丞相完澤言歲入銀止六萬兩而宣德五年癸溫處二府平陽麗水等五縣銀額至八萬七千八百兩蓋所開坑冶漸多

當日國家固不恃銀以爲用也

寡氏曰自庸調廢而兩税法興民力之輸納無復本色之供國用之徵求惟以金錢爲急上下相尋惟乏金是患然銀兩之所由生一則礦碟之銀一則番船之銀　本朝順治六七年間海禁未設見市井貿易多以外國銀錢各省流行所在多有自一禁海之後絶跡不見是塞財源之明驗也程方佁曰天下大利在洋而大害亦在洋諸番所產之貨皆非中國所必需每歲約値千萬金若以貨易貨不必以實銀交易於中國尙無所妨椎鴉片一物傷吾民命耗吾財源每歲不下數百萬金皆習以銀交易有去無來中國土地所產歲有幾何不數十年中國之白金竭矣彼成塞近來民間盛行洋錢幾代制錢白金之半將見數十年之後白金盡爲外洋所換而海內之財源竭矣流弊之極不可不爲之禁也故吳蘭修曰凡夷船出口止準帶光面洋銀其內地戳印銀照紋銀例一體嚴禁夫法制峻立煩擾空滋矧茲遼闊豈易津邏竊意因勢惠威臨俗閉縱柔遠不傷闌出自絶必有采此說而善爲高下者矣

至正統三年以採辦擾民始罷銀

課封閉坑穴而歲入之數不過五千有餘九年閏七月戊寅朔復開福建浙江銀場（原注是年採納已六萬七千一百八十兩）乃倉糧折輸變賣無不以銀後遂以爲常貨葢市舶之來多矣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爲貨交易違者治其罪有告發者就以其物給之其立法若是之嚴也九年四月己丑許民以銀鈔錢絹代輸今年租稅十九年三月己巳詔歲解稅課錢鈔有道里險遠難致者許易金銀以進五月己未詔戸部以今年秋糧及在倉所儲通會其數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銀布絹鈔定輸京師此其折變之法雖暫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正統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稅折收金帛（原注會典言浙江江西湖

廣三布政司直隸蘇松等府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銓奏行在各衛官員俸糧在南京者差官支給本爲便利原注是時京官俸糧並於南京支給但差來者將各官俸米貿易物貨貴買賤酬十不及一朝廷虛費廩祿各官不得實惠請令該部會議歲祿之數於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不通舟楫之處各隨土產折收布絹白金赴京充俸巡撫江西侍郎趙新亦言江西屬縣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者歲齎金帛於通津之處易米上納南京設遇米貴其費不貲今行在官員俸祿於南京支給往返勞費不得實用請令江西屬縣量收布絹或白金類銷成錠運赴京師以準官員俸祿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亦有是請至是行在戶部復申前議上曰祖宗嘗行

之否尚書胡濙等對曰太祖皇帝嘗行於陝西每鈔二貫五百文折米一石黃金一兩折二十石白金一兩折四石絹一匹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隨所產民以爲便後又行於浙江民亦便之上遂從所請（原注每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遠近稱便然自是倉廩之積少矣（原注已上實錄全文）

二年二月甲戌命兩廣福建當輸南京稅糧悉納白金有願納布絹者聽於是巡撫南直隸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官倉儲積有餘其年十月壬午遣行在通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蘇松常三府將存留倉糧七十二萬九千三百石有奇賣銀準折官軍俸糧三年四月甲寅命糶廣西雲南四川浙江陳積倉糧遂令軍民無輓運之勞而囷庾免陳紅

之患誠一時之便計也

自折銀之後不二三年頻有水旱之災而設法勸借至千石以上以賑凶荒者謂之義民詔復其家至景泰間納粟之例紛紛四出相傳至今而國家所收之銀不復知其爲米矣

唐書言天寶中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楊國忠判度支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齎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當日諸臣之議有類於此遲事而行不免太過相沿日久內實外虛至崇禎十三年郡國大歉倉無見粟民思從亂遂以亡國

宣德中以邊儲不給而定爲納米贖罪之令其例不一正統三年八月從陝西按察使陳正倫之請改於本處納銀解邊易米雜犯死罪者納銀三十六兩三流二十四兩徒五等視流遞減三兩杖五等一百者六兩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遞減五錢此今日贖鍰之例所繇始也

正統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撫直隸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處被災恐預備倉儲賑濟不敷請以折銀糧稅悉徵本色於各倉收貯俟青黃不接之際出糶於民以所得銀上納京庫則官既不損民亦得濟從之此文襄權宜變通之法所以爲一代能臣也

以錢爲賦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注財泉(原注古錢字)穀也又曰賦口率出泉也(原注方回古今考不然此說)荀子言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而漢律有口算(原注孝惠紀注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此則以錢爲賦自古有之而不出於田畝也唐初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布未嘗用錢自兩稅法行遂以錢爲惟正之供矣(任氏曰行錢之法惟日錢糧納錢自明季以來盡數納銀錢於是鑄而不行順治中有錢糧納錢之議又有銀七錢三之令而錢準存留錢糧始錢糧不準起運則終不納錢也是故錢之行必自錢糧始錢糧必自起運始除金花外可盡數納錢即或銀三錢七或中半與錢皆以起運爲率則有司不得不納錢有司納錢則民自樂輸錢小民輸錢則民間錢價自平)

孟子有言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繇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使餘糧棲畝斗米三錢而輸將不辦婦子不寧民財終不可得而阜民

德終不可得而正何者國家之賦不用粟而用銀舍所有而責所無故也夫田野之民不爲商賈不爲官不爲盜賊銀奚自而來哉此唐宋諸臣每致歎於錢荒之害而今又甚焉并任土以成賦重穡以帥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風俗之美無是理矣

白氏長慶集策曰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既若此爲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

者日以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貧困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汙萊室如懸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嘗反覆思之實繇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糴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糴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取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爲租庸以石斗登降爲差以匹丈多少

爲等但書估價竝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弊革則務本者致力利興則趨末者回心游手於道塗市肆者可易業於西成託迹於軍籍釋流者可返躬於東作所謂下令如流水之原繫人於包桑之本者矣

贈友詩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胡爲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已重農力日已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饑寒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爲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顦顇畎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

李翺集有疏改稅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邪繇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

宋時歲賦亦止是穀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需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原注景祐初詔戶在第九等免折變）熙寧中張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竝苦乏錢又緣青苗助役之法農民皆變轉穀帛輸納見錢錢既難得穀帛益賤人情窘迫謂之錢荒（原注司馬光亦言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　蘇軾亦言免役之害掊斂民財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爲絹者一倍折而爲錢再倍折而爲

銀銀愈貴錢愈難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爲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罰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糴異時歲歉平價以糶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從之而眞宗時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上曰若是將盡廢耕農矣不許是宋時之弊亦與唐同而折銀之見於史者自南渡後始也

解緡太平十策言及今豐歲宜於天下要害之處每歲積糧若干民樂近輸而國受長久之利計之善者也楊氏曰凡積穀者皆富人有穀而賤糶者皆貧人也賤糶者必貴糴富益富而貧益貧餘此矣顧氏之說上操其柄而出入之際又不至低昂之懸絕其法之良乎又曰如此只須停一年解京之銀便得無窮之利愚以爲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徵本色除漕運京倉之外其餘則儲之於通

都大邑而使司計之臣畧倣劉晏之遺意量其歲之豐凶稽其價之高下糴銀解京以資國用一年計之不足十年計之有餘小民免稱貸之苦官府省敲扑之煩郡國有凶荒之備一舉而三善隨之矣

先生錢糧論畧曰古天下之所爲富者菽粟而已爲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于器飾不爲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爲貨之說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詔諸路歲收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

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鑄至于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爲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三百年間耳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烏有所謂銀哉且天地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戶部尚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纊而民便之原注舊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書楊於陵總百寮錢貨輕重之議取天下兩稅榷酒鹽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產物充稅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匹段請中書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議施行從之吳徐知誥從宋齊丘言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于是諸

稅悉收穀帛紬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爲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爲不務本也而況于銀乎若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徵錢錢自下而上則濫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鑄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穀而徵銀是畜羊而求馬也倚銀而富國是倚酒而充饑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于國與民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又曰自古以來有國者之取于民爲已悉矣然不聞有火耗之說火耗之所由名其起于徵銀之代乎原夫耗之所

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于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焉以爲額外之徵不免干于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惏于是藉火耗之名爲巧取之術汝成案貴州提督楊天縱疏正雜錢糧每兩明加火耗二錢實有加至四五錢不等且布政司衙門每兌收銀百兩加輕平銀五兩若收錢則無羨餘是以不行收納蓋不知起于何年而此法相傳代增一代官重一官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胥又取其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于兩而厚于銖其徵收之數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戶也雖多取之不

敢言也于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賦而厚于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于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爲護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時者矣愚嘗久于山東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頞而訴火耗之爲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爲銀八爲錢也錢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于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里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長者言近代之貪吏倍甚于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難運銀輕而易齎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爲多易齎

則多取之而猶以為少非唐宋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貪也勢使之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寶民之賊也在有明之初嘗禁民不得行使金銀犯者準姦惡論夫用金銀何姦之有而重為之禁者葢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錢而制錢則偶一鑄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興市道窮而偽物作國幣奪于上民力殫于下使陸贄白居易李翺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于唐之中葉者矣原注陸贄上均節財賦六事其二言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于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

曷嘗有以錢爲賦者哉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産爲差使以錢穀定稅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汝成案先生自注尚有李氏翺疏改稅法白氏居易贈友詩二條已見前故未錄又前注引舊唐書穆宗紀云云攷新舊唐書楊於陵傳穆宗即位遷戶部尚書舊紀作兵部者誤也先生論中作戶部注承未改云曰子以火耗爲病于民也使改而徵粟米其無淋尖踢斛巧取于民之術乎曰吾未見能任之倉官寧家之斗級負米而行者也必齎銀而後去有兩車行于道前爲錢後爲銀則大盜之所睨常在其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于唐宋之時河朔之間所名爲響馬者亦當倍甚于唐宋之時矣汝成案先生之時每銀一兩值錢一千今則每銀一兩值錢一千三百先生與薊門當事書云鳳翔之民舉債於權要每銀一兩償米四石今則歲僕不登每米一石值銀四兩漕米折收每本米一石

納錢五千數百文以銀核之則每石得銀四兩以外也昔時銀貴而穀賤則農民困而資用幸饒今且銀穀俱貴則貧民無以爲生而資用亦絀矣附識之以權贏縮

五銖錢

今世所傳五銖錢皆云漢物非也南北朝皆鑄五銖錢（原注）陳書世祖紀天嘉三年閏二月甲子改鑄五銖錢沈氏曰漢與南北朝及隋五銖錢皆相去不遠 魏書言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原注）通典注按此則一千錢重十一斤以上而隋代五銖錢一千重四斤二兩當時大小稱之差耳（沈氏曰注中十一當作十三二兩當作五兩以上此蓋依時稱也） 自餘皆準此爲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民間所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

鉛錫竝不聽用然竟未施行〔沈氏曰〕通鑑陳宣帝太建十一年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胡三省注云五代志梁武帝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雜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私用益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大同以後所在鐵錢加邱山錢陌所在不等至于末年陌益少以三十五爲陌陳初承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有兩柱錢及鵞眼錢兩柱重而鵞眼輕雜而用之其價同私家多鎔錢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爲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當鵞眼之十至是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十後還當一人皆不以爲便未幾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隋書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沈氏曰〕二當作五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自是錢幣始壹百姓便之是則改幣之議始於

齊文襄至隋文帝乃行之而今之五銖亦大抵皆隋物也

按四斤二兩（沈氏曰當作五）兩是六十六兩（沈氏曰當作九兩以上）每一枚當重六分六釐（沈氏曰六釐當作九釐以上其中有重至八分餘者亦有重至九分者錢有輕重等有大小耳）今五銖錢正符此數不知漢制如何（沈氏曰漢五銖與隋五銖同）

古錢惟五銖及開元通寶最多五銖隋開皇元年鑄開元唐武德四年鑄（沈氏曰銖之輕重隋尚如古至唐則折改之矣六典仍用古法）

開元錢

自宋以後皆先有年號而後有錢文（楊氏曰今有乾符錢則唐之僖宗時有年號而後有錢文不必自宋以後）唐之開元則先有錢文而後有年號舊唐書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沈氏曰此一銖當古三銖一絫當古三絫）積十錢重一兩（原注通典云計一千重六斤四兩每

兩二十四銖則一錢重二銖半以下古稱比今稱三之一也則今錢爲古稱之七銖以上比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沈氏曰開元錢完好者每一枚或重至一錢一分或一錢一分有奇或八九分不等總十枚重一兩零三分或云卻當今布政司等一兩　又曰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馮氏曰唐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后掐一甲故錢上有甲痕唐錄政要云竇皇后溫公曰是時竇后已崩文德未立皆謬也馬永卿曰開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雖并幽桂等處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紀號偶相合耳

舊唐書高宗乾封元年四月庚寅改鑄乾封泉寶錢二年正月罷乾封錢復行開元通寶錢

錢法之變

太祖實錄歲辛丑二月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之錢相兼行使原注成化元年七月丙辰詔通錢法商稅課程錢鈔中半兼收每鈔一貫折錢四文無拘新舊年代遠近悉驗收以便民用　世宗實錄嘉靖十五年九月甲子巡視五城御史閻鄰等言國朝所用錢幣有二日制錢祖宗列聖及皇上所鑄如洪武永樂嘉靖等通寶是也日舊錢歷代所鑄如開元太平淳化祥符等錢是也百六十年來二錢並用民咸利之宋氏日明史食貨志云太祖初置寶源局于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文爲一貫四十文爲一兩四文爲一錢及平陳友諒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頒大中通寶錢大小五等錢式即位頒洪武通寶其制凡五等日當十當五當三當二當一當十錢重一兩餘遞降至重一錢止各行省皆設寶泉局與寶源局並鑄

至嘉靖所鑄之錢最爲精工隆慶萬歷加重半銖而前代之錢通行不廢顧司業曰乾隆四年於鄱陽湖得朱時所覆運錢舟錢皆宋物雜出唐開通錢一二文余取其輕重較之唐開通元寶重一錢又有唐國通寶重一

錢一分蓋南唐李氏所鑄宋太宗太平通寶其輕重一準唐開通重一錢或錢二分不等仁宗慶曆重至一錢八分神宗元豐至二錢哲宗紹聖至二錢一分徽宗大觀崇寧至三錢三錢二分所見錢文之重無踰於此餘與開通錢畧同也凡有道之世錢俱不甚相遠至濁亂舞佞之朝則重逾常格慶曆之錢特重者以是時方事元昊而乏軍需用張奎范雍言鑄大錢與小錢兼行尋盜鑄數起爲公私患其餘熙寧之錢重由於安石紹聖之錢重由於惇卞崇政大觀政和之錢重由於蔡京元祐司馬一出當國而錢復其舊統前後觀之其故瞭然矣

予幼時見市錢多南宋年號後至北方見多汴宋年號真行草字體皆備間有一二唐錢自天啟崇禎廣置錢局括古錢以充廢銅於是市人皆擯古錢不用原注崇禎元年六月丙辰上御平臺召對給事中黃承昊疏中有銷古錢不用語閣臣劉鴻訓奏今湖南山東山西陝西皆用古錢若聚廢之於民不便此乃書生見上曰卿言是而新鑄之錢彌多彌惡旋鑄旋銷寶源寶泉二局祇爲姦蠹之窟故嘗論古來之錢凡兩大變隋時盡銷古錢

一大變天啟以來一大變也昔時錢法之弊至於鵝眼綖環之類無代不有然歷代之錢尙存旬日之間便可澄汰今則舊錢已盡卽使良工吏鑄而海內之廣一時難徧欲一市價而裕民財其必用開皇之法乎

自漢五銖以來爲歷代通行之貨（原注金志謂之自古流行之寶）未有廢古而專用今者唯王莽一行之耳考之於史魏熙平初尙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請下諸州方鎭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幷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梁敬帝太平元年詔雜用古今錢宋史言自五代以來相承用唐舊錢至如宋明帝泰始二年則斷新錢專用古錢矣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則以宋大觀錢一當五用矣昔之貴古錢如此近

年聽爐頭之說官吏工徒無一不衣食其中而古錢銷盡新錢愈雜地旣愛寶火常克金遂有乏銅之患自非如隋文別鑄五銖盡變天下之錢古制不可得而復矣

陸氏曰古有三幣今亦有三幣古之三幣珠玉黃金刀布今之三幣白金錢鈔古之爲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皆粟與械器耳粟與械器持移量算有所不便於是乎代之以金金者所以通粟與械器之窮也所謂大不如小也物有至微釐毫市易則金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錢錢者所以通金之窮也所謂頓不如零也千里齎持盜賊險阻則金與錢俱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楮楮者如唐之飛錢今之會票又所以通金與錢之窮也所謂重不如輕也識三幣之情則知所以用三幣之法矣錢之重輕自當以一錢爲率錢之價値斷當以每一文準銀一釐爲率若錢太輕則銅不敵銀銅不敵銀則多費錢太重則銀不敵銅銀不敵銅則難用今之薄小低錢固非法矣至京師黃錢每六文準銀一分亦未爲得也今 朝延用錢每便于發不便于收每便于下不便于上此由純用小錢無子母相權之法故也明天啟時當鑄當十錢每大錢一當小錢十其重以兩爲率愚謂今後凡遇官民交易勢當用錢者小錢難于

個數竟用當十大錢出入賺然無耗損兌折之弊亦一法也自古三幣皆用金若銅未有用楮者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曰飛錢此楮法所由起也然此特以楮券錢而非即以楮爲錢宋張詠鎮蜀患蜀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謂之交子高宗時又有會子始以楮爲錢然猶用官錢爲本至金元之鈔則直取料于民不復用官錢爲本所費之值不過三五錢而售人千錢之物民雖愚豈爲所欺哉且鈔易昏爛不久仍廢則楮幣之無用可知矣必欲行楮幣之法須如唐飛錢之制然後可令人多有移重資至京師者以道路不便委錢富商之家取票予京師取值謂之會票此即飛錢遺意宜于各處布政司或大府去處設立銀券司　朝廷發官本造號券令客商往來者納銀取券合券取銀出入之問舉取路費徵息則客商無道路之虞　朝延有歲收之息似亦甚便邸氏曰竊謂鈔法之廢也久矣苟欲其神明變通而爲可人之計固不必襲楮幣之名亦不當用虛薄易鬻之紙莫若取白銅之精好者銷鑄爲鈔如令之錢式而稍加重大錢以文字面曰康熙寶鈔背曰準五準十之頒以至準百而止而其中孔則形之以圖取其內外圓通流行錢法之義要使內局自鑄定爲一式輕重纖毫不容增減以杜低造欲成案以銅爲錢尙多盜鑄易錢爲鈔則詐僞愈[illegible][illegible]弊不行必

生苛法先生論之詳矣陸氏議易會票會票原于飛錢飛錢即鈔法權輿名異實同豈云善政官司出入百弊繁興即防制嚴明亦與平準均輸何異邱氏所議工損利益盜作尤彰其害更倍通變莫善二家既附其言并疏得失」

錢者歷代通行之貨雖易姓改命而不得變古後之人主不知此義而以年號鑄之錢文於是易代之君遂以爲勝國之物而銷毀之自錢文之有年號始也嘗考之於史年號之興皆自季世宋孝武帝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沈氏曰錢載年號始于此一邊爲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爲孝建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鑄錢文曰太和五銖孝莊帝永安二年更鑄永安五銖此非永世流通之術而高道穆乃以爲論今據古宜載年號何其愚也

近日河南陝西各自行錢不相流通既非與民同利之術而市肆之猾乘此以欺愚人窘行旅鹽鐵論言幣數變而民滋僞亮哉斯言矣喬氏曰當今定制每錢一文重一錢四分一錢二分不等康熙二十三年管理錢法侍郎佛倫等奏改鑄重一錢至四十一年復改重一錢四分今見行如重一錢四分者百中僅見一二重一錢者常居十之三四考古徵今唯錢質止重一錢者可以行之久遠而無弊耳今應倣康熙二十三年之例每文重一錢千文共重七斤四兩較見行制錢每千重七斤八兩計一減用銅鉛四兩務使輪郭周正字跡顯朗而盜銷者照見行制錢價每銀一兩二錢五分易錢一千文止得黃銅六斤四兩即改造器皿所得價值不過在一兩以內奸徒無利可圖銷毀之弊可不禁自除矣

先生錢法論畧曰莫善于明之錢法莫不善于明之行錢考之史景王鑄大錢周益一變漢承秦半兩已爲莢錢爲四銖爲三銖爲五銖爲赤仄爲三官爲四出爲小

錢凡九變唐鑄開通已更鑄大錢則有乾封乾元重稜凡四變宋仿開通舊式西事起鑄大錢崇寧當十嘉定當五又雜用鐵錢交子會子而法彌弊明自洪武至正德十帝僅四鑄以後帝一鑄至萬歷而制益精錢式每百重十有三兩輪郭周正字文明潔又三百年來無改變之令民稱便焉此錢法之善也然其後物日重錢日輕盜鑄雲起而上所操以衡萬物之權至于不得用何哉蓋古之行錢不特布之于下而亦收之于上漢律人出算百二十錢是口賦入以錢管子鹽筴萬乘之國為錢三千萬是鹽鐵入以錢商賈緡錢四千而一算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商賈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是關市入以錢令民占賣酒租升四錢是榷酤入以錢隆慮公主以錢千萬爲子贖死是罰鍰入以錢晉南渡凡田宅奴婢馬牛之劵每直萬稅四百是契稅入以錢張方平言屋廬正稅茶鹽酒醋之課率錢募役青苗入息以斂天下之錢而上之賫予祿給慮無不用錢自上下自下上流而不窮者錢之道也明之錢下而不上僞錢之所以日售而制錢所以日壅請倣前代之制凡州縣之存留支放皆以錢代則錢重錢重則上之權亦重

銅

夫銅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謂古劒多用銅如昆吾歐冶之類皆銅也楚子賜鄭伯金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

原注杜氏注古者以銅爲兵　漢書食貨志賈誼言收銅勿令布以作兵器韓延壽傳爲東郡太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　古金三品黑金是鐵赤金是銅黃金是金夏后之時九牧貢金乃鑄鼎於荊山之下董安于之治晉陽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荊軻之擊秦王中銅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郎銅人也原注三輔舊事曰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　魏志云董卓壞以鑄小錢　吳門楊氏曰門當爲王之誤　闔閭冢銅槨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銅爲槨戰國至秦攻爭紛亂銅不充用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染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愈見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鑄三寶刀二七首天下百鍊之精

利而悉是鑄鐵不能復鑄銅矣考之於史自漢以後銅器絶少惟魏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又鑄黃龍鳳凰各一而武后鑄銅爲九州鼎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原注〕唐韓滉爲鎮海軍節度以佛寺銅鐘鑄弩牙兵器 自此之外寂爾無聞止有銅馬銅駝銅匭之屬昭烈入蜀僅鑄鐵錢而見存於今者如眞定之佛蒲州之牛滄州之獅無非黑金者矣〔楊氏曰〕元史英宗至治元年三月造壽安山寺冶銅五十萬斤作佛像〔又曰〕宋徽宗鑄九鼎不言銅鐵大約是鐵也

唐開元中劉秩上議曰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則採用者衆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益賤則錢之用給矣〔原注〕舊唐書食貨志 文宗御紫宸殿謂宰臣曰物輕錢

重如何楊嗣復對以當禁銅器（原注）文宗紀 考禁銅之令古人有行之者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甲子禁人車及酒肆器用銅（原注）南史 唐元宗開元十七年八月辛巳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爲器代宗大曆七年十二月壬子禁鑄銅器德宗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賣劍銅器天下有銅山任人採取其銅官買除鑄鏡外不得造鑄憲宗元和元年二月甲辰禁用銅器（原注）各本紀 晉高祖天福三年三月丁丑禁民作銅器（原注）通鑑 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己卯命取公私銅器悉付鑄錢司民間不輸者罪之（原注）宋史本紀 然今日行之不免更爲罔民之事惟有銷錢鑄錢上下相蒙而此日之錢固無長存之術矣（王氏曰）民間禁用銅器以鉛錫鐵代之凡銅器皆獻之官償其價而以鑄錢此

法正貢諂所陳行之則官銅日裕而私鑄私銷之弊亦絕
乃法之最善者(汝威案)雍正間李侍郎紱疏言錢文入爐
即化為銅不可得而捕惟禁斷打造銅器之舖則銷燬亦
無所用而銷燬之弊不禁自除乾隆間尚書海望力陳其
不便又疏言銅器散布已久交納不盡吏胥刁民需索訛
詐又當交納或有侵蝕扣尅僅得半價或有除去使費空
手而歸名為收銅實為勒取云云若
然則王氏所述似未盡裒益之宜矣

南齊書劉悛傳永明八年悛啟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
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從蒙城渡水南百許
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有古掘銅坑井居宅處猶存鄧
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在青衣
水南故秦之嚴道地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此必是通所鑄
甚可經略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刀一
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魏書食貨志熙平二年尚書崔

亮奏恆農郡銅靑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爇帳山鑛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南郡王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靑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者銅官舊迹旣有冶利所宜開鑄從之舊唐書韓洄傳爲戸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商州有紅崖冶出銅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鑿山取銅置十鑪鑄錢而罷江淮七監從之冊府元龜元和初鹽鐵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井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鑪兩所採銅鑄錢宋史食貨志舊饒州永平監歲鑄錢六萬貫平江南增爲七萬貫而銅鉛錫常不給轉運使張齊賢訪求得南唐承旨丁釗能

知饒信等州山谷產銅鉛錫乃便宜調民采取且詢舊鑄法惟永平用唐開元錢料最善即詣闕面陳詔增市鉛錫炭價於是得銅八十一萬斤鉛二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歲鑄錢三十萬貫此皆前代開採之迹原注實錄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殺下殺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鑛前代皆嘗採取歲有收其課今鑛上閉已久採之可資國用上謂侍臣曰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聞元時江西豐城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之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以蓋物產有時而窮歲額則終不可減有司貪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為戒豈宜效之王方伯曰雲南之銅政有已見成效於昔而可試用于今日者曰多籌息錢以益銅價也通計有無以限買銅也寬考成以舒廠困也賞給工本以廠開採也預借雇備以集牛馬也雲南之銅供戶工二部供浙閩諸路供本路州郡餘飼其爲用也大矣故銅政之要必寬給價給價足而後駢採集厰採集而後開采廣廣采則銅多銅多則用裕前巡撫愛必達疏云湯丹大水等廠開采之初辦銅無多迨後歲辦六七百萬

及八九百萬今幾三十年課耗餘息不下數百萬金近年礦砂漸薄窩路日遠近廠柴薪伐盡炭價倍增聚集人多油米益貴每年京外鼓鑄需銅一千萬餘觔爐民工本不敷歲出之銅勢必日減洋銅既難采辦滇銅倘復缺少京外鼓鑄何所取資前巡撫劉藻以湯丹大碌不敷工本兩經奏　允加價廠民鼓奮本年辦銅各廠共一千二百餘萬歷歲辦銅之多無逾于此今之去昔近者十年遠者二十餘年所云礦硐日遠改采川難者又益甚矣而顧云發棠之請不可數嘗者何也有銅本斯有銅息有鑄錢斯有鑄息故日有益下而不損上者不可不講也按乾隆十八年東川增設新局五十座加鑄錢二十二萬餘千備給銅鉛工本之外歲贏息銀四萬三千餘兩九年之間遂積息四十餘萬自後雲南始有公府錢而銅本不足亦稍有取給矣二十二年東川加半卯之鑄歲收息銀三萬七千餘兩以補湯丹大木四廠工本之不足二十五年以東川鑄息不敷加價又請于會城臨安二局各加鑄半卯二十八年再請加給銅價則又于東川新售局冬季三月旬加半卯三十年又以銅廠采獲加多東川鑄息尚少請每月每旬各加鑄半卯以以加湯丹諸廠之銅價而大理亦開錢局歲獲息八千餘兩以資大興大銅義都三廠之耳木采銅先後十二年間加鑄增局至五六而未已滇之錢法與銅政相為表理久矣以廠民之銅鑄錢即以鑄錢之息

劾價皆十七兩五錢而滇銅價止十一兩其改買宜矣然
減抑亦可停矣又閩浙湖北及江南江西舊買洋銅每百
而又有新開礦廠產銅方未可量此一路之采買非惟可
滇銅六十二萬餘觔且當織至是陜西已有銅九十餘萬
餘觔加以商運洋銅五萬當有三十餘萬矣委官領買之
可減也又今年陜西奏言局銅現有二十五萬一千四百
自子而勞且費者子滇非平情之論也是故黔之采買亦
三十九萬六百六十觔至于黔銅則減七萬以易且安者
五爐議以銅四十四萬七千觔歲為常準而滇銅仍實買
十爐繼而減鑄二十三加採買滇銅亦減十萬頃歲又減
故必核其自有之數則此二省向可減買也貴州本設二
楚開采皆年餘矣其獲銅少亦當有數萬而采買滇銅如
一萬五千餘觔將來獲利必倍薪見之鄆報者如此今奈
露久大可期又湖北奏開成豐宜恩二縣礦廠煉銅已得
觔仍有生砂又可煉銅五六千觔此追鑿深入眞厥顯
去年陜西奏開帑羌礦硐越兩月已獲見銅二千四百
廣東廣西貴州九路之銅皆買諸滇是以日不暇給窮見
急之實不可不察也往者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陜西湖北
此也取給之數誠不可以議減矣諸路之所自有與其緩
減于以維特銅政綿行泉流所謂多籌息錢以益銅本者
蘇因窮而謀飽爰積其權呼翔踴之氣銅即不增亦斷無
與厥費不他籌澤不乜及而此數十厥百千萬眾皆有以

此諸路者其運費雜支每銅百觔例銷之銀亦且五六兩合之買價常有十六七兩加以各路運官貼費自一二千至五六千則已與洋銅等價矣以此相權滇銅實不如洋銅之便則此數路者並可停買也誠使核其實用則歲可減撥百數十萬而滇銅必日稱矣所謂逼計有無以限買銅者此也厰欠之實見楊文定公始轟厰務之年後乃日加無已逮積欠已多始以例請放免其放免者又特逃亡物故之民而受見價采見銅納不及數者不與焉是故放免賞少逋欠嘗多乾隆十六年議以官發銅本依經徵鹽課例以完欠分數考課厰官壁征之罰止于奪俸厰官尚得藉其實欠之數以要一歲之收于採固無害也其後以敵久積至十三萬而監司以下並皆逮治追償尋以銅少不能給諸路之采買遂以借援運京之額銅二百十厰幾萬者計其虛值銅議以實罰于諸厰之官罰金至六有四萬嚴責限數辦而其限多而獲少者既孑削奪或十懼羅料劾多報銅觔則又以慮出過關罪至于死斯誠乃厰之厄會矣夫諸厰爐戸砂丁之屬州至千萬所恃以調其甘苦時其緩急者惟厰官耳顧且使之進退狼狽至于如此銅政尚可望乎由令計之將欲慎嚴名實規圖久遠非寬厰官之考成不可何也近法以歲慾取其所欠結狀而所轄上司又復月計而季彙之厰官不敢復多發價必按其納銅多寡一如預給之數而後給價繼采是誠可杜厰欠

矣然而采銅之費每百斛實少一兩八九錢者顧安出乎給之不足則民力不支將散而罷采欲足給之而欠仍無已不見許于上官是又一厄也然則今之歲有銅千百萬者何恃乎預借之底本與所謂接濟之油米固所賴以贍廠民之匱乏而通廠政之窮者也謹按乾隆二十三年預借湯丹廠工本銀五萬兩以五年限完又借大水碌碌廠工本銀七萬五千兩以十年限完皆于季發銅本之外特又加借使廠民氣力寬紓從容攻采故能多得銅以償宿逋也三十六年又請借發特奉諭旨以從前借多扣少廠民寬稱今借數既少扣數轉多且分限更三年較前加迫恐承領之戸畏難觀望日後藉口遷延更所不免仰見聖明如神坐照萬里而當時又以日久逋逃新舊更易為慮不敢寬期多發僅借兩月底本銀七萬數千兩四年限完廠民本價之外得此補助雖其寬裕之氣不及前借而儹賴以支延且三四載此預借底本之效也又自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先後陳請備貯油米炭薪以貲廠民乃能盡以月受銅價雇募砂丁而以官貸油米貲其日用故無惰采斯又接濟之效也今月扣之借本銷除且盡獨油米之貸當以銅價計償而遲久未能者循且仍歲加積繼此不已萬一上官責其遁慢坐以虧那廠官何所逃罪是又今日之隱憂也前歲雲南新開七敝係具四事戸部議日爐戸砂丁貧民不能自措工本賴有預領官銀貧戸其攻

采硐礦盈絀不齊不能絕無逃欠若概令經放之員依數究償恐預畱餘地撫于給發轉妨銅政信哉斯言可謂通達大計者矣今誠寬廠官之考成俾得以時貸借油米而無虧缺之詠又仿二十三年預借之法多其數而寬以歲時則廠官無迫挾畏限之心廠民有日月舒長之適上下相集以畢力于礦廠而銅敢不振起者末之有也所謂寬考成以舒廠困者此也小廠之開換散莫紀矣求所以撫一之整齊之者不可不丞也竊見乾隆二十五年前巡撫劉藻奏言中外鼓籌取給湯丹大碌者十八九至餘諸小廠奇零湊集不過十之一二然土中求礦衰盛靡常自須開採新嘈資為之計令各小廠旁近之地非無引苗惟以開挖大礦類須經年累月廠民十百為羣通力合作借墊之費極為繁鉅牽而獲礦煉銅輸官乃給價甚微不惟無利且至耗本斷難竭歷從事又奏云青龍等廠乾隆二十四年連閏十有三月獲銅四十八萬自二十五年二月奉

旨加價至二十六年三月亦閱十有三月獲銅一百餘萬所獲餘息加給銅價之外存銀二萬九千數百兩較二十四年多息銀一萬有奇而各廠民亦多得價銀一萬二千餘兩感載

聖恩詢為惠而不費又三十三年前巡撫明德奏明言雲南山高脈厚到處出產礦砂但能經理得宜非惟裨益銅務而下萬謀食窮民亦得藉以資生出此觀之小廠非無利也誠使加以人力穿峽成堂則初

闕之礦入不必深而工不必費又其地僻人少林木蔚華採伐既便炭亦易得較大廠當有事半而功倍者不可不丞圖也今廠民皆徒手掠取一出于餅倖嘗試之為而廠官徒坐守抽分之課外此已無多求是故小廠非無礦也貨棄于地莫之措也又況盜責盜鑄其為漏扈又不知幾何哉小廠之銅歲不及大廠之十一者實由于此誠招徠土著之民辦以什伍之籍又擇其恩朴持重者為之長于是假以底本益以油米薪炭則換散之眾皆有繫蜀久且倘為恒業雖驅之不去也然後示以約束董以課程作其方振之氣厚其已桀之力使皆穿石礦峽以求進山之礦而無半途之賽羅有不成者寡矣昔更開曲猜廣西之壽局而以息錢加銅價則宜威弖益諸山之銅不復走黔路南建水蒙自諸山之銅無復走粵妄見小廠不可轉為大也所謂實給工本以廣開採者此也滇之牛馬少矣滇之諸備又虛矣而部局以待鑄為言移滕趣運急于星火殆未權于緩急之實者也銅運之在滇境者後先躍援候矣抵爐既以乙歲之銅補甲歲之運又將以乙歲之運待丙歲之銅而爐州之旋收旋兒略不停息則又終無儲備之日矣夫惟寬以半歲之期會然後爐州有三泗百萬之儲則兒者方去而運者既來是常有餘時也而凡運官之至者告可以時兌發交第趨行既無坐守之勞又有催督之令運何為而遲哉若夫薪運之法嘗取往籍考之節雲南

之鑄錢運京也由廣西府陸運以達廣南之板蜂舟行以達粵西之百色而後進遷入漢而廣西廣南之閘經由十九廳州縣各以地之遠近大小雇牛還運少者數十頭多者三五百至一千二百並先別給價雇募每至夏秋觸冒瘴霧人牛皆病故常畏阻不前既又官買馬牛製車設傳以馬五百八十八四分設七驛又以牛三百七十八頭車三百七十八輛分設九驛遂供轉運會部議改運滇銅乃停廣西之鑄而以江安衡閩及湖北湖南廣東之領銅並停買歸滇運京于是滇之正耗四百四十餘萬悉由東川經運永寧其後以尋甸威寧亦可達永寧也乃分二百二十萬由尋甸轉運而東川之由彌通鎮雄以達永寧者尚二百二十萬後又以廣西停鑄合其正耗餘銅一百八十九萬一千餘勛並依數解京是爲加運亦由東川尋甸分運至乾隆七年昭通之鹽井渡始通則東川之運銅半由水運抵瀘州半由陸運抵永寧十年威寧之羅星渡又通則尋甸陸運之銅既過威寧又可舟行抵瀘矣十四年金沙江告迄工而永善黃草坪以下之水亦涌于是東川達于昭通之銅皆分出鹽井黃草坪之二木與尋甸之運銅並遷抵瀘州矣然東川昭通之馬牛非盡出所治黔蜀之馬與旁郡縣之牛常居其大半雇募之法先由官驗馬牛烙以火印借以買價每以馬一匹借銀七兩牛一頭車一輛借銀六兩比其載運則半給官價而扣存其半以銷前

借扣銷既盡則又借之故其受雇皆有然戶領運皆有恆
期互保皆有常侶經紀皆有定規日月既久官民相習雖
有空之而無通迭亦雇運之一策也今宣威既運行之矣
使尋甸及在威京之司運者皆行此法滇產雖之庶有濟
乎然猶有難焉者諸路之採買雇運常遲也頃歲定議滇
銅以冬夏之杪計數分撥大小之廠各以地之遠近銅之
多寡而撥之採買委官遠至東馳西遂曠時月是以令
年始議得勝日見自羊諸遠廠皆運至下關由大理府轉
發黔粵之買銅者鮮遠涉矣而義都青龍諸近廠與雲南
府以下之廠猶須請路委官就往買銅自雇自迷威會百
色然後登舟末客之勢呼應既難又以農事牛馬無暇夏
秋齋盛更多間阻是故部牒數下而雲南之報出境者常
應遲也往時臨安路南之銅皆運竊勒縣之竹園村以待
委官之買運其後以委官守候歷時爰行起廠領運之議
然其時實以缺銅不能以時給買而非運昕竹劉村之失
也誠使減諸路之采買而盡運適西諸廠之銅貯之雲南
府以抑府綜其發運又運臨安路南之銅盡貯之竹圖村
以收發責之巡檢如是則委官至執買運去耳豈復有奔
走曠廢之時哉若更依運發之制以諸路陸運之價分發
緣路郡縣各募運戶借以官本多賞馬牛按站接運比于
置郵夏秋畫撤歸農停運則人馬無聲鷹之憂委官有安
閉之業于其暇時又分運尋甸銅之牛由廣西廣南達百

百二十文成貫至昭宗末京師以八百五十爲貫每陌纔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爲陌（原注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四月丙辰勅河南府自今市肆交易並以八十五文爲陌不得更有改移）漢隱帝時王章爲三司使聚斂刻急舊制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王氏云薛史食貨志唐同光二年度支請牓示府州縣鎮軍民商旅凡有買賣並須使八十陌錢日知錄放短陌事甚詳獨無後唐莊宗事寧人未見薛史也）宋史言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爲百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以四十八爲百者太平興國中詔所在以七十七爲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間以八十爲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斡魯補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爲陌遂爲定制衰季之朝與亂同事大抵如此而抱朴

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則是晉時已有之不始於梁也今京師錢以三十爲陌亦宜禁止（趙氏云高江邨天祿識餘謂京師以三十三文爲一百近又減至三十文按京師習俗以官板錢一當兩凡貿易議錢一百賣則用五十續通考記嘉靖三年詔每銀一錢直好錢七十文低錢一百四十文是前明已有兩當一之令矣三十五文已是七十文于古七十爲百之數不甚懸絕也）

鈔

鈔法之興因於前代未以銀爲幣而患錢之重乃立此法唐憲宗之飛錢即如今之會票也宋張詠鎮蜀以鐵錢重不便貿易於是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天聖間遂置交子務（原注元史劉宣言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皆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爲沿邊糴買之計比銅錢易於齎挈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即用見錢尚存古人子母相權

之意曰增月益其法寖弊趙孟頫亦言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然宋人已嘗論之謂無錢爲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日上下皆銀輕裝易致而楮幣自無所用（原注）周必大二老堂雜志近歲用會子乃四川交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爲楮幣遂入殿試御題若正言之猶紙錢也乃以爲文何耶故洪武初欲行鈔法至禁民間行使金銀以姦惡論而卒不能行及乎後代銀日盛而鈔日微勢不兩行灼然易見乃崇禎之末倪公元璐掌戶部必欲行之（原注）行鈔之議始於天啟初禮科惠世揚及崇禎末有蔣臣者復申其說擢爲戶部司務終不可行而止其亦未察乎古今之變矣

議者但言洪武間鈔法通行（沈氏曰）案明史食貨志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命民間通行以桑穰爲料其制方高一尺廣六寸質青色外爲橫文花闌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中圖錢貫十串爲一貫

云云若五百文則畫錢文爲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其等凡六日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考之實錄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銅錢矣原注其時卽有以錢百六十折鈔一貫者故詔禁之 大明會典洪武二十七年令軍民商賈所有銅錢有司收歸官依數換鈔不許行使 正統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銅錢時鈔既不行而市廛亦仍以銅錢交易每鈔一貫折銅錢二文監察御史蔡愈濟以爲言請出榜禁約令錦衣衛五城兵馬司巡視有以銅錢交易者掠治其罪十倍罰之上從其請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銀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鈔者每石增五貫爲十貫是國初造鈔之後不過數年而其法已漸壞不行於是有姦惡之條充賞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原注永樂元年四月丙寅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準姦惡論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其兩相交易而一人自首者免坐賞與首捕同 二年正月戊午詔自今有犯交易銀兩之禁者免死徙家興州屯戍蓋昏爛倒換出入之弊必

至於此乃以鈔之不利而并錢禁之嚴堅剛可久之貨而行輭熟易敗之物宜其弗順於人情而卒至於滯閣（原注正統十年山西布政司奏庫貯鈔貫朽爛不堪用者五十九萬三千錠有奇勅令焚燬）後世興利之臣愼無言此可矣

自鈔法行而獄訟滋多於是有江夏縣民父死以銀營葬具而坐以徙邊者矣有給事中丁環奉使至四川遣親吏以銀誘民交易而執之者矣（原注並永樂二年三月）舍烹鮮之理就揚沸之威去冬日之溫用秋荼之密天子亦知其拂於人情而爲之戒飭然其不達於天聽不登於史書者又不知凡幾也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若鈔法者其不爲罔民之一事乎

元史世祖至元十七年中書省議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程宜多收鈔於是陳瑛祖之請通計戶口食鹽納鈔又詔令課程贓罰等物悉輸鈔（原注永樂五年三月甲申）又詔令笞杖定等輸鈔贖罪（原注二十二年十月癸卯）又令權增市肆門攤課程收鈔（原注洪熙元年正月庚寅）又令倒死虧欠馬驢等畜並輸鈔又令各欠羊皮魚鰾翎毛等物並輸鈔（原注並宣德元年十月乙亥）又令塌坊果園舟車裝載並納鈔（原注四年六月壬寅今之鈔關始此）欲以重鈔而鈔不行於是制爲阻滯鈔法之罪有不用鈔一貫者罰納千貫親鄰里老旗甲知情不首依犯者一貫罰百貫其關閉鋪店潛自貿易及擡高物價之人罰鈔萬貫知情不首罰千貫（原注三年六月癸卯）有阻滯鈔法者令有司於所犯人

每貫追一萬貫入官全家發戍邊遠（原注正統十三年五月辛丑）而愈不可行矣

宣德三年六月己酉詔停造新鈔已造完者悉收庫不許放支其在庫舊鈔委官選揀堪用者備賞賚不堪者燒燬

天子不能與萬物爭權信夫（原注正統元年貞翀疏言洪武間銀一兩當鈔三五貫今銀一兩當鈔千餘貫）

大明會典國初止有商稅未嘗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夫鈔關之設本藉以收鈔而通鈔法也鈔既停則關宜罷矣（原注加果園菜園之征未久而罷）乃猶以為利國之一孔而因仍不革豈非戴盈之所謂以待來年者乎

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碩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鈔

重物輕所以當時定律官吏受贓枉法八十貫律絞方今物重鈔輕茍非更革刑必失重乞以銀米爲準未行至正統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議今後文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比律該絞者有祿人估鈔八百貫之上無祿人估鈔一千二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亦可以見鈔直之低昂矣

僞銀

今日上下皆用銀而民間巧詐滋甚非直紿市人且或用以欺官長濟南人家專造此種僞物至累十累百用之殆所謂爲盜不操矛弧者也律凡僞造金銀者杖一百徒三年爲從及知情買使者各減一等其法旣輕而又不必行

故民易犯夫刑罰世輕世重視其敝何如爾漢時用黃金孝景中六年十二月定鑄錢僞黃金弃市律造僞黃金與私鑄錢者同弃市原注劉更生以典尚方作黃金不成劾以鑄僞黃金繫當死武帝元鼎五年飲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金少不如斤兩及色惡王削縣侯免國宋太祖開寶四年十月己巳詔僞作黃金者棄市而唐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依中書門下奏以鉛錫錢交易者過十貫以上所在集衆決殺今僞銀之罪不下於僞黃金而重於以鉛錫錢交易宜比前代之法寘之重辟原注實錄正統十一年三月癸未從順天府大興縣知縣馬聰言造僞銀者發邊衛充軍而景泰元年十一月賞北番有假金三兩致也先遣使來言是則法之不行遂有以此欺朝廷者矣庶可以革姧而反樸也楊氏曰五代史慕容彥超傳有

鐵胎銀趙氏曰慕容彥超好聚斂爲僞銀以鐵爲質而銀包之人謂之鐵胎銀想其時民間已皆用銀故彥超至作僞以射利若不能市易何必爲此哉

漢旣以錢爲貨而銅之爲品不齊故水衡都尉其屬有辨銅令丞此亦周官職金之遺意

日知錄集釋卷十一